

當代青年叢書

第一輯之八

凌青著

中日實力的對比



HO

書叢年青代當

8

比對的力實日中

著青 凌

司公誌雜海上

售經總

著作人：凌青

總經售：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支店：廣州·南京·北平·漢口

實價三角

中華民國廿六年九月十日廣州支店重版本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自序

我們已有過許多的光榮的戰績，表示了我們的力量，我們的民族先鋒已有很多理論的與實踐的指示，指示出我們能戰，指示出我們的勝利的前途。但那些寶貴的指示，因為種種理由，還未能廣泛的影響每一個不願做奴隸的人的心；那許多光榮戰績的所以產生，到如今也沒有人從敵我兩方戰鬥力的各種因素，加以系統的，科學的分析，說明那些勝利並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結果；因此，到如今還有很多很多人，懷疑着，我們能戰嗎？戰能勝嗎？所以，把敵我雙方戰鬥力的各種因素，用科學方法，全盤的，具體的檢討，闡明我們能戰的道理在那裏？戰而必勝的道理在那

裏？這個工作，現在萬分迫切的需要。爲對這項工作盡一點微力，就產生了一本。

這本書的題名——「中日實力的對比」，是本叢書主編去年八月就決定了的。在我依據這題名進行構造和仔細思索以後，我感着：如果只把現存的物質的戰鬥因素的絕對數，精神的戰鬥因素的優劣，羅列出來，作一對比，這種對比，是把握不住戰爭勝敗的前途的。單是現存的物質的戰鬥因素的絕對數與精神的戰鬥因素的優劣的對比，是局部因素的對比，機械觀的對比。戰爭是一切戰鬥因素與戰鬥條件的綜合運用，餘物質的精神的戰爭因素外，還有戰略與戰術在當時具體的運用，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一切戰鬥因素又是時時在發展的，變化的，戰爭爆發後，更有異常的發展與變化，因而力量的對比，也就發生變化。這樣一來，則羅列些物質的精神

的戰鬥因素的對比，不過是漠然的對比而已，不可能指示出戰爭勝敗的前途來。

因此，必需具體地預測未來的戰爭，從戰爭的具體形勢中，依據內在的外在的條件，去估計物質的戰鬥因素，評價精神的戰鬥因素，測量所運用的戰畧與戰術與那些因素的交互作用，計算雙方支持戰費的力量，直到戰爭的終結。

自然，這需要從現存力量的精密而準確的計算，到達未來的具體估計。這個要求，在中國的部分，我是感受嚴重的困難，第一，因為中國的統計材料不完全，不確實，軍事方面我們不能夠知道詳細，所以沒有能夠深入到精密而準確的計算，只有一個大體的估計。第二，因為這本小書實在不夠擺出這麼大的場面來，所以，不可避免的結果，前面——對方的部

分，差堪滿意，而後面——中國的部分，沒有地位讓我把那些綱領（幾乎是羅列的一些綱領），加以詳細分析與說明，沒有地位讓我詳細論列未來戰爭的實狀，而只能有一個大體的敘說。同時，因為時間的迫促，經濟的困難，我也沒有儘量收集雙方資料，讓我更能廣博的精密的研究，所以這個成果，距離我自己的要求標準，差得很遠，讀者諸君，也不能滿足。

我準備繼續進行這項工作，我希望讀者諸君的批評，我希望以後能有集體合作從事這項工作。

這本書的題名，我本想改爲中日戰爭論較爲適合內容，但出版家因爲某些理由不同意，結果還是保留原名。

一九三七年一月，作者

中日實力的對比

目錄

自序

- 一 日趨迫近的中日戰爭……………一
- 二 我們能戰嗎？……………八
- 三 日本軍備不算強大……………一四
- 四 日本戰爭經濟的困阨……………三〇

五	日本戰費的枯竭	四三
六	日本的內部危機	六八
七	我們的力量總檢閱	八八
八	環繞中日戰爭的國際形勢	一〇七
九	我們的戰略與戰爭形勢的預測	一一五

一 日趨迫近的中日戰爭

自甲午戰爭（一八九四年）以來，至今四十二年，我們朝朝暮暮被敵人吞嚥着；它奪去我們領土一百四十五萬六千方公里（包括台灣、澎湖列島、東北四省、朝鮮除外）四倍於它的本島；它勒索我們賠款二萬萬六千五百萬兩（馬關條約與辛丑條約）；它劫掠我們的富源，打倒我們的工業；壓迫關稅，走私，以吞沒我們的市場；層出不窮的陰謀，收買漢奸，製造傀儡以分裂我們的領土主權；任意增兵，設領、設警、闢特務機關、建立飛機塲、佔領軍略地點；軍閥，浪人到處橫行，殺戮，蹂躪我們同胞；販毒、開賭塲、妓院、以毀滅中國民衆……中國，在他們的心目中，久已不是

一個國家，只不過是一個「地理的名辭」。我們過去的不抵抗主義，我們的一貫容忍、屈辱，獎勵了他們恣意肆虐。我們的生活幸福，我們的民族光榮，被踐踏殆盡！

日本帝國主義要吞併中國，在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條中」已完全暴露。田中奏摺更發揚這個野心，把它具體化、計劃化。該奏摺說：「按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等，皆既實現。惟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便征服支那全土……尙未實現」。又說：「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九一八事變是第三期的開始。一二八的進攻上海，本想在四小時以內佔領上海，接着以進逼南京，一舉實現征服全中國的計劃。不料遭遇到中國軍隊的英勇抵抗，在三十四日苦戰，付了重大犧牲之後，原定計劃不能不推翻。一九三三年春，敵人

又進攻熱河，佔承德，陷長城，雖有局部抗戰，然而整個的不抵抗主義仍在繼續，締結塘沽協定，希望敵人以長城爲限，然而長城內的「非武裝區」的設立，又成爲敵人進擾華北的根據地了。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的天羽聲明，又一次證實敵人獨吞中國的野心，絕不會以長城外爲止。在兩國外交家高呼「敦睦邦交」「共存共榮」的熱烈聲中，吞併中國的外交方案——廣田三原則，提出來爲實行「親善」的步驟，同時，又有所謂何梅協定強迫中央軍及國民黨部退出河北。接着就是導演冀東、內蒙、華北五省的傀儡政權，組織福建自治運動，嗾使僞軍進佔察北，增兵華北，佔領豐台，預演攻襲平津。南京談判，吞併中國的七項要求不能貫徹，就驅策漢奸軍隊進攻綏遠，以實力實現華北獨立，以威壓我們當局接受亡國要求。

五年來鐵的事實，已足夠證實日本帝國主義的慾餓萬丈，千方百計，

步步進迫，不全部併吞中國不已。「適可而止」的愚妄，以放棄東北爲「壯士斷腕」的可憐的豪俠思想，已經給事實打得粉碎了。「敵乎友乎？」的漢奸理論，也用不着再分辯了。哀求敵人高高手的名士文章，也不能感動虎狼心肝於萬一。調整邦交以求苟安一時的企圖，也不得不絕望。還有人仍以爲敵人目的僅在取得包圍蘇聯根據地，而抹殺這龐大的根據地便是中國領土，抹殺敵人在進攻蘇聯之前必須征服全中國，而主張讓與西北，讓與華北，這簡直是全無心肝了。

國家滅亡的危險到了如此地步，「五十年後再戰論」，那不但國已亡，恐怕種亦將滅。「十年準備，五年準備」的主張也來不及；並且在步步退讓下的準備，只有讓敵人在中國的地位，日益壯大，根據日益強固，只有使自己的動員領域日益狹小，抵抗力相對的日益薄弱；在步步退讓下的準

備，無論如何，不能補償退讓的損失。等待日蘇戰爭的機會論，就必須先行臣服，接受東京太上政府的統治，讓「皇軍」來中國各地駐紮「共同防共」，必須驅策中國二百萬軍隊替它當砲灰。可是話又說回來了，等待日本進攻蘇聯的機會，也許會幻滅，因為無人能保證日本的準備攻蘇不是征服中國行程中的工具和煙幕；日本帝國主義的霸權，是建立在中國身上，假使中國征服以後，它只要防止帝國內部的赤化危險，防止中國與蘇聯暗通聲氣，它將西起新疆，東迄黑龍江口，用「皇軍」築起一道防赤的萬里長城，就可保障帝國安全，它也許毋須再進攻蘇聯。

全國民衆都已覺悟：不抵抗，退讓以求妥協，只有走向滅亡。全國民衆已不能再忍耐不抵抗，退讓以求妥協。保衛民族生存，挽救國家危亡，只有抵抗。

過去的上海抗戰，長城抗戰，敵人曾飽受重創，又鑒於我全國民氣激昂，決心拚命，勢不可輕犯，也在盡力避免與中國直接的全面的武裝衝突，以免犧牲「皇軍」實力。因為它要保全「皇軍」實力對付它強大的假想敵——蘇聯、美、英、可是它不能因此而放棄繼續侵略中國，吞併中國。它正是因為要和蘇聯、英、美、爭奪全世界，它必須吞併中國，以百千倍的擴大它的人力、物力、財力；於是它的吞併中國的策略，就以威脅，恫嚇中國政府屈伏和「以華滅華」；製造漢奸，以漢奸軍隊進攻中國；挑撥中國內部分裂，自相殘殺；以便不費一兵一彈，吞併中國。然而在堅決抵抗的民意之下，中國政府已不復容易軟化了；中國內部的團結禦侮運動，必將迅速告成；漢奸在民氣壓力之下，已不敢抬頭；漢奸軍隊的士兵，原只是爲了一份口糧，被機關槍壓着前進，他們絕不願替外國人進攻祖國，他們

臨陣脫逃，自動退却，反正來歸，綏邊之戰暴露了漢奸軍隊無用，在陣後
| 癡笑着等待收穫的敵人，狼狽不堪。侵略是不能停止的，併吞中國的目的
是必須達到的，到五花八門的軟硬明暗工夫，以華滅華的毒計，都不能逞
慾的時候，只好以「不辭一戰」來貫徹吞併中國了。

我們縱可閉起耳朵，不聽東北同胞的慘呼，不講收復失地，然而對於
敵人的繼續擴大侵略，到了要全部毀滅我們的存在今日，我們也不得不
起而應戰了。

一一 我們能戰嗎？

恐日病者說「一戰起來，三天足以亡中國」，好像是高明的軍事專家。『唯武器觀』者，也說我們無力戰。就是在主張抗戰人中，恐怕也有些人一想到「我們能戰嗎」？會禁不住動搖起來。

是的，我們的武器，誠然不如人家，人家的飛機、大砲、坦克、戰車都比我們多，我們的海軍簡直不足與人一戰，人家可以安然封鎖我們的海岸線，人家還會用毒氣攻擊我們，而我們沒有充足的防毒設備，又沒有充足的化學戰品去對抗它。這樣自然更可加強些說：「三天亡中國」，「我們無力戰」。但這些高明的專家們只會作死的數字對比，只看中武器是決

定勝負的因素，而其它種種決定的因素都被他們看不起。

依照死的數字對比的「唯武器觀」，我們必須武器超過人家才能勝利，至少必須和人差不多，才能爭勝利，武器差是註定失敗。這種議論真要把許多歷史上事實變成奇蹟。甲午之戰，我們的海軍比日本多，爲甚麼一戰就一敗塗地？日俄之戰，俄國的海陸軍比日本強大，爲什麼被日本所勝？一九一九年，帝國主義十字軍，以十幾個國家的優越千百倍的實力，去攻打破敵殘毀的蘇聯，爲什麼會被蘇聯驅逐出境？

戰爭的勝敗，受決定於武器、軍隊、財政、經濟、外交、內政以及一切自然條件，主客地位的差別等多種因素，武器不過是多種因素之一。武器也不單是物質的武器，精神的武器是更大的決定作用。並且對方物質的武器的強大，可以依靠我們的戰略和戰術，而減低它的效能，甚至於可使

它完全無用，更可以奪取敵人的武器作爲我們的武器，依照死的數字對比的「唯武器觀」者——高明的軍事專家們，却沒有想到這些。

我們需要立即清算中國能戰不能戰的問題。不但清算能戰不能戰的問題，並且要清算戰是否能勝利的問題。我們不能僅以敵人的進攻無已，國家滅亡的危機日迫，就主張不顧一切，拼命一戰。假如我們真的不能戰，戰就絕對失敗，我們就不應以絕望的戰爭來提早亡國。我們必須真切明瞭中國能戰，並且有把握能夠取得最後勝利，我們才可以主張戰。

我們怎樣清算中國能戰不能戰呢？又怎樣清算中國能否獲得勝利呢？

歷史是鉄的事實。一二八之戰，我們以四五萬人抵抗敵軍七萬以上，我們以一隅的陸軍抵抗敵軍海陸空三面圍攻，敵軍疊次敗北，屢受重創，三易主帥，三次增援，死傷兩萬餘人，激戰三十四日，結果還是因我孤軍

無援，械彈接濟不充，兵額不敷分配，以致戰線後方的瀏河，無兵可守，敵人才得潛行登陸，迫得我們放棄前線，現在我們已有八百機的空軍，海軍亦將在全國一致抗敵中參加戰鬥（我們的海軍不能在洋面上戰，然而在江防裏是可以發揮相當力量的），我們爲什麼不能戰呢？

東北義勇軍五年來，他們以糧餉缺乏，武器不充的軍隊，却能常常狙擊敵軍，予以重創，游擊區日益擴大，敵軍困擾疲敝，窮於應付，他們更常常俘獲敵軍槍械彈藥以充實自己，他們將從繼續不斷的長期的戰鬥中，繼續不斷的擴大，增強他們的力量，等待內部，外部條件成熟時，他們將以龐大的軍隊與敵軍作最後的殲滅戰，推翻帝國主義漢奸統治，義勇軍的戰術，也是我們全民族解放戰爭的主要戰術，這戰術將保障我們的最後勝利（以下還將詳細討論）。

單是以上這兩個論點，還不够清算問題的。基本的清算，在以科學方法，解剖研究對方的兵力、財力、經濟力、外交關係，內部的社會關係，讓我們明瞭他的優點和弱點，再考察我們的兵力、財力、經濟性質，外部關係和內部關係，抓緊對方的弱點和利用我們的優點，來決定我們的戰略和戰術，從戰略和戰術上，打擊對方的弱點，保證我們的最後勝利。

所以我們對日戰爭的勝敗，決不是用死數字的唯武器的對比，所能窺測。並且，僅僅把雙方戰鬥力的各種因素，拿來作機械的對比，而忘記了這個最高的因素——支配我們力量和敵人力量的戰略和戰術的運用，也不能正確的估計前途。

有一個公開的祕密文件——前駐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少將對關東軍的祕密情報，我們的恐日病者，唯武器觀者，也許會看見過吧，這兒，我節錄

一個片斷如下：

「……須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國對華及歷次對中國軍之作戰，中國軍因依賴國聯而行無抵抗主義，故皇軍得以順調勝利。及後華軍對於知己知彼之認識，受帝國皇軍威脅而竟疑神疑鬼，轉成普遍的恐日病，帝國之相煎愈烈，中國之惶惑亦愈甚，則一般當局之恐日病益趨加重。倘彼時中國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則帝國之在滿勢力，行將陷於重圍，一切原料能否供給帝國，一切市場能否消費日貨，所有交通要塞，貨源工廠，能否由帝國保持偌大區域，偌大人口能否為帝國所統制，均無切實之把握……」

恐日病和唯武器觀者，縱或不聽國人意見，也應該從敵人的快意的竊笑中，痛烈地自己反省吧！

三 日本軍備不算強大

一二八戰爭飽受重創以後，驕傲的侵略家們，痛感自己的力量並不如幻想中的那般優越。他們認為失敗的原因，在於戰具及戰鬥技術上落後，於是猛烈地向世界新軍備的最高水準追求。

從一九三二年開始的中心步驟是：革新火力裝配，加強化學戰隊，擴大空軍，建立機械化部隊。

一九三六年的陸軍現狀，依據蘇聯軍事專家阿西克的統計：

步兵 十七個師團和六個旅團

炮兵 十四個輕炮團，五個山炮團，九個野戰重炮團，要塞炮三團和八營，防空炮

四團和二營，榴彈炮十四營隸各炮團。

空軍

十五個航空團

機械化部隊

一個機械化旅團，二個坦克車團，十五個坦克車營隸屬各師，六個裝甲汽

車營

技術兵

三個通信兵團，三個鐵路兵團。

這些各部門的兵員及器械裝配如下：

陸軍總數

三四五、〇〇〇人

各式機關槍數

六、九四〇挺

七五公厘炮和一〇
五公厘榴彈炮

九六〇尊

防空炮數

二一六尊

其他炮數

四一四尊

坦克車數

七〇〇輛

鐵甲汽車數

七〇〇輛

陸軍飛機數

一、二八〇架

日本空軍，餘上列陸軍機一二八〇架外，海軍機約八百餘架，合計二
一三〇〇架。

日本海軍，依照宇山在國防論中所記，到本年（一九三六）底，第二補
充計劃完成，有主力艦九，航空母艦五，甲級巡洋艦十二，乙級巡洋艦十
七，潛水艦三十五，驅逐艦七十六，補助艦一四〇，餘補助艦外，共一五
四艘，七一四、七四九噸。爲世界海軍第三位。

兵器生產力，阿西克統計如下：

兵器種類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五年
各式炮	七、〇〇〇門	一〇、〇〇〇門
各式機關槍	一〇〇〇、〇〇〇挺	一五〇〇、〇〇〇挺
各式槍	二、五〇〇、〇〇〇枝	三、〇〇〇、〇〇〇枝

曳引機

不生產

一、〇〇〇輛

飛機

一〇〇架

六、〇〇〇架

載重汽車

二〇〇輛

五、〇〇〇輛

坦克車

不生產

一、六〇〇輛

裝甲汽車

不生產

一、〇〇〇輛

飛機引擎

二〇〇具

九、〇〇〇具

這確是一個重大進步，現在的日本能生產不少的飛機，坦克和汽車。

我們把日本軍備的現狀一覽以後，我們要問：它是否已到達現代世界軍備的最高水準了呢？回答是：還有相當距離。現代戰鬥技術的尖端是機械化部隊，航空隊，化學戰隊，日本化學戰的秘密，我們無從得悉。就機械化部隊說，它還不能和它的假想敵之一的蘇聯相比，蘇聯有三個軍團的獨立機械化部隊，其餘每師有二分之一的部隊是機械化的。而它呢，機械

化部隊只有一個旅團，那是太渺小了。就空軍說，它也不能和世界大空軍的法國和蘇聯相比。法國和蘇聯各有精銳的第一線機四千五百架，而它呢，只有二千架。固然，日本現在也能生產六千架飛機和一千六百輛坦克，一千輛裝甲汽車，但是，這和英、美、法、蘇等國已有的生產能率相比，也還落後得多。並且要把軍隊大規模機械化起來，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大量坦克、裝甲汽車、小型摩托車、而且需要大量的熟練的機關手才有可能。

日本自造的飛機的性能，也頗落後。日本戰鬥機，以アイ・九一型及アイ・九二型（就是一九三一年及三二二年型）爲代表，空軍內最普及的也是アイ・九一型，據說是有優秀的飛行性能的，然而它們的速度只有二百九十啓羅米突時（九一型）和二百七十啓羅米突時（九二型），其他國家的三百

五十啓羅米突時以上的戰鬥機，~~■~~很普通的。日本戰鬥機的落後就很明顯。

自一九三三年夏，容克斯 (Junkers) G·III 八型重轟炸機 (四發動機) 一小隊，在濱松飛行場失事以後，此唯一的日本重轟炸機隊就一蹶不振，日本陸軍重轟炸機隊就陷於有名無實，海軍重轟炸機隊根本亦未成立。軍事當局的態度，對於這一部分，只好等待它的發展，目前先着力實現強力的輕轟炸機及中級轟炸機隊。

目前的日本飛機製造，只是模仿外國型，至多也不過是把外國機作標本，實驗、研究之後，加以改造，補充而成，並未達到獨創的程度。它製造的飛機又特別容易損壞，平均兩天損壞一架。他的軍事飛行人員，也只有五千餘名。

作戰時空軍的劇烈的損失，單靠製造廠出貨來補充，無論如何是不充分的，並且有時這種補充能力會變得非常微弱，所以，重要的，在於有大量的第二線飛機——民用飛機來補充，駕駛員的補充也是一樣。日本一九三五年只有民用飛機二三五架，駕駛員六九六人，比較美、蘇、英、法等國的幾千飛機，幾萬駕駛員的情況差得遠。

軍火生產力，如前表，雖有飛躍的進步，然而生產力仍不充分。美國軍事家談甯 (Tanin) 郁罕 (Yohan) 在日本備戰論中，估計日本以蘇聯爲對手，一年作戰的物質的需要；他們說：「日本戰事準備能供應二百二十萬軍隊動員（大概在開戰後半年之內），預計需一百萬軍隊在戰場」。他們就根據這個標準，具體地開列一張單子，他們也曾根據當時（一九三三年）的生產力，對照，說明尙有若干不足，前面所採的軍火生產力表已經是一九

三六年的了，我們把這兩者對照如下：

那個單子是把第一半年，第二及第三半年分別估計的。我們對照不以第一半年做標準，因為第一半年需要雖多，可以由積存的來應付；我們以第二及第三半年的合計來作為一年的標準。

種類	一年的需要	生產額(一九三六年)	不足額
各式坦克	二、七三七輛	一、六〇〇輛	一、一三七輛
各種飛機	九、一〇〇架	六、〇〇〇架	三、一〇〇架
曳引機	二、〇九七輛	一、〇〇〇輛	一、〇九七輛
載重汽車	二二、六九九輛	五、〇〇〇輛	一七、六九九輛
飛機引擎	一三、四〇〇具	九、〇〇〇具	四、四〇〇具

如上表，以目前的生產量比起作戰一年的需要來，則有從百分之五十，以至於二倍，三倍以上的不足。並且談寧郁罕也會說明那單子不免估

計過低。據我從戰費方面考察起來，根據歐戰戰費率，日本二百二十萬軍隊動員，每年至少須軍費二百二十五億日圓，而他們的估計，只有一百十五億（就是那單子價值總計）。然則他們的估計過低，竟低到相差一倍，所以日本目前的軍火生產能力，尙不足戰時所需之半。雖然它的軍備擴張，現正開足馬力前進，雖然它在戰時，要工業總動員大量生產，然而它的重工業發展還不充分，工業技術還比較落後，產業組織尙未發展到高水準，所以，它的軍備擴張的前途，還是困難重重，他的工業總動員，不能發揮強大的效能（這留待後面再細說）。

他的軍火生產力不足，不能不依賴從外國輸入補充。依存外國，到戰爭時是危險的。所以它曾苦心焦思找同盟國，因為它自己沒有強大的武力與財力，不能獨立作戰，他必須依靠同盟國的援助。它現在找到了法西德

國，從德國購買優秀飛機，新式武器，高級機器，從德國聘用技師，教練員等等。

日本不滿於海軍五·五·三的比率，宣告廢棄華盛頓海約，脫退倫敦海約，人們都以爲它要急起追上前去，然而一九三六年各國競爭建造數字：美國一九二、一五〇噸，法國一四一、一九一噸、英國一三三、四八五噸，意國一一三、八五三噸，日本只是六四、四三〇噸，占第五位（朝日年鑑統計）。

陸軍數量的大小，即在將來科學的精銳的武器戰爭中，依然不失爲決定勝敗的重要因素。日本常軍備只有三十四萬五千人，預備役和後備役總動員數二百二十萬人。日本現在每年到達軍役年齡的，約有二十五萬人，然而根據脫司坦（Guensher Stein）在「日本的青年」（譯文見申報週刊一卷第

四十七期)一文裏的記述，因為積年的高度剝削與極端貧困，日本人體力與健康可驚的衰退，過去十年來，陸海軍役的受驗青年，不能入伍的百分比從二十五升至四十，在幾個大城市和不幸的農業區裏，有二分之一的青年不配服軍役。如果我們折中計算，二十五萬到達軍役年齡的，百分之四十不能上戰場，則每年可增新兵只有十五萬人。

據美國軍事家談寧郁罕估計，日本有六、四九四、一七五能服軍役的壯丁，但這數目不能完全徵調到前方去作戰，也不能全部派充軍役。據歐戰時德國的經驗，須有三分之一留在後方担任生產工作。依照這個標準，日本可陸續徵調到四百三十萬人。這個數字，是連現役和預備役，後備役，補充兵役，國民兵役(日本兵役制的五階段)統統包括在內了。這個數字，比之中國，蘇聯是渺小的，中國有常備軍二百六十萬，後備軍依全國

壯了數字（現在已受訓練的尙無統計）擴充，還有各地保衛團，民團等等武裝。蘇聯有一百六十萬常備軍，後備軍約一千六百萬以上。

一二八戰爭敵軍死傷人數究竟若干，絕未公佈過真正數字，因為如果照真實數字公佈，那將構成「皇軍」的一個不可抹消的丟臉。以它的一次、二次、三次增援來推測，死傷人數絕不在少。假如我們要推定一個近似的數字，我們的死者，據十九路軍當局發表爲一萬三千人，我們的火力雖比較小，但是敵軍是攻，我們是守，十餘次的大小肉搏戰和初期的閘北巷戰，敵軍死亡數絕不會在我們之下。一二八戰爭，敵軍動員七萬人，但最後一批增援二萬人中，一部分在滬登陸時，另一部分即在劉河登陸，這二萬人實未即參戰，可知敵軍死亡，當爲百分之二十五，再加上一部分不可復原的傷廢者，最低限度百分之五，則敵軍損失率至少當爲百分之三十。

在將來戰爭中，我們的空軍，火力裝配、化學、機械化裝配強化以後（見後面說明），敵軍損失率當爲百分之五十，就它第一年所可動員的人數，二百二十萬計，一年它將損失軍隊一百十萬，他每年僅有十五萬新兵入伍，七年才够補充一年損失，駐紮滿蒙，滿蘇邊境的軍隊，至少有三十萬不能調動，至少二十萬軍隊對付東北義勇軍，所有四百三十萬人，要不了三年，敵軍就要打光了。

精神的戰鬥力也必須作爲一個決定勝敗的重要因素而考察。日本士兵從事侵略戰爭已經五年多，三井、三菱、住友等金融大資本家發了大財，將校們做大官，士兵們得到了什麼呢？得到的是他們的家庭負擔侵略費的捐稅、年年增多，債務年年積累，父母兄弟妻子兒女飢寒交迫（日本常備軍士兵以農民的子弟爲多）。自己拿幾個月餉既不够自己享受，又不能養

家活口，一次次的索夫團運動（遠一點的如一二八時，近一點的如二二六事變後第一師團渡滿時），眼看着哭哭啼啼的可憐的妻，牽兒挈女，臥軌攔車，生離死別，心腸俱碎，忠君愛國的一念到此，也不得不惘然失其所以吧！作算是忠君愛國罷，也應該凡屬臣民，大家都忠都愛才是，爲什麼有錢的可以「免役代金」而安然享樂（日本徵兵制的特殊性，富有者可以出代金免役），而不能出代金的就上戰場送死，這恐怕難以令人心服吧！社會主義革命，反戰、反帝運動，在「皇軍」中也頗有根底，一二八戰爭時，已發生過空前的兵變。駐滿軍士兵也曾有過震動世界史的一件事——一位兵士開一汽車的軍火，送給東北人民革命軍，留書祝賀中國的勝利，而他自己則以不能回營而自殺。自然，這兩件著名的事是我們能够知道的，其他不能透過封鎖的英勇偉大的行動，也許還有很多。

這類事件發生的基礎，連軍部也不得不恐慌了。一九三五年五月，日俄戰爭三十周年，軍部發表的小冊子中說道：「在日俄戰時，日本工業異常落後，但當時日本精神與國民團結，都非常堅強，然而……日本的技術建設尙不能防止國民團結上之激烈的分崩。……國家防衛，不只在於軍力，更得有大日本精神之結合，支持於日本背後。我們內部恐慌在於人民精神之萎弱，勞動階級之紛爭以及社會之不安」。

軍部方一意振興「大日本精神」，以挽救狂瀾於既倒，然而「大日本精神」已隨時代消逝了。軍部方沉溺於法西組織，以糾壓奴隸們上戰場，然而糾壓却糾不起清醒了的奴隸們的戰鬥精神，壓不住反叛了的奴隸們的不戰而退。

並不是主觀的妄想，在不很長期的苦戰之後，幾百萬無熱力的戰鬥機

械漸漸鏽敝，加以物資的枯竭，財政的破產，飢餓，疲乏，厭惡戰爭的怒潮，在前線，在後方，將捲地而起。

四 日本戰爭經濟的困阨

日本的經濟基礎，本不能適應貪慾的侵略家所要求的龐大的軍備和大戰爭。現在軍備已經龐大起來（在世界水準上，雖不算龐大，但在此處和它的經濟基礎對照說來，是够龐大的了），並且要發動大戰爭了。經濟基礎不能適應現實的龐大的軍備和戰爭的需要，使軍備不可能分發展，使戰爭的進行不易支持。掉轉來說：龐大的軍備和戰爭需要，超過了經濟基礎所能擔負的能力，必將引起一般經濟的，社會的爆破，轉而又埋葬了戰爭。

經濟基礎怎樣不能適應龐大的軍備和戰爭需要呢？

第一，重工業的發展依然不充分。

一九三二年前，日本的重工業，除化學工業相當發達外，其他機械製造工業和冶金工業是十分貧弱的。近四年來，因為擴張軍火工業而推動了重工業的發展，重工業確也迅速地發展出來。然而這發展是否已到達供給戰時需要的水準了呢？那還沒有。現在我們分述如下：

1. 冶金工業 鋼生產量，一九三一年爲一、六六二千噸，一九三四年三、三二三千噸，增加一倍，數量已可供平時需要，但質料尙不足應付軍事工業，機械工業之用，仍輸入鋼三十七萬噸。照戰時需要量五百萬噸，這個數字差得太多了。日本的鍊鋼還須要大發展。

銑鐵 一九三四年生產一、七二八千噸，輸入六一四千噸，內有滿洲鐵四十萬噸，因為鍊鋼的需要激增，已大叫「銑鐵飢饉」，於是輸入屑鐵（鍊鋼用）有一百四十四萬噸之多。如果應戰時需要鍊鋼五百萬噸，就需要

銑鐵三百二十萬噸，再加上其他工業用鐵，至少四十萬噸，就需要三百六十萬噸，而日本生產的還只一半。

礦鐵 如果要熔鍊三百六十萬噸銑鐵，就需要六百四十萬噸礦鐵，日本鐵礦年產額只有四十五萬噸，朝鮮六十萬噸，只合戰時需要量的六分之一，其餘就必須從外國輸入，滿洲年產礦鐵一百二十萬噸，但他要留着自己鍊鐵的，日本每年從我國輸入鐵礦一百萬噸左右，此外從馬來及菲律賓輸入五十萬噸至一百萬噸。從我國取得鐵礦以滿足它的需要，是他的重大目標之一。

2. 機械製造工業 機械製造工業生產價值，一九三一年為四四三、三四一千元，一九三四年，一、〇八二、〇七三千元，三年來增加二倍以上。成爲發展的指標的，汽車，坦克車能自造，飛機生產大量增加。雖然

這是發展的指標，然而，如前一章所說的，這些生產量，還太不夠滿足戰爭需要。日本機器製造工業，目前的情形，還很幼稚，這幼稚表現於每年仍須從外國購買大量機器及機器構成品，輸入貿易中的重要項目，如冶金用木工用的機器，內燃機關，汽車及配件等等。這種事實，就表示他工業機器設備不夠，表示他技術的落後，有許多機器還不能自造，或造得不好；因此，影響到軍火工業的不充分，必須向外國輸入大批軍火，飛機特別容易損壞，有許多最新式戰具，不得模仿，只好付諸缺如。

第二、日本工業構成的特殊性，使工業總動員不能發揮多大力量。

戰時工業總動員，集中生產力，製造軍火及其他軍需品，主要是依靠重工業改爲軍需製造廠，輕工業所能發生的效能較小。日本重工業，對輕工業的比重，在動力上，生產價值上，就在軍部盡力提攜，推動，使重工

業大發展的今日，重工業也還不及輕工業的百分之三十。

日本生產集中的程度很低，工業生產量比重，中小企業占優勢。在冶金、機器製造、化學工業中也是如此，這些中小企業，技術設備落後。這將使總動員的統制、集中，大感困難。而且效能也不行。縱令它們與大企業聯合生產，指派它們供給低級的，部分的材料，可是一個螺旋釘的不準確，一塊鋼板的不堅實，就會使造成的軍用品減低效能，容易損壞。

現有的不充分的重工業在總動員後，究竟有多少能力增加出來呢？也成問題。如現有的冶金生產能力，就是不供給普通市場的需要，單純供給軍火所需原料，也還不够，它自然不可能拿出一點來，改造軍火完成品。大規模的機械製造業和化學工業，事實上現在已經完全在製造軍需品或準軍需品了，剩餘的都是小規模的。

輕工業百分之六七十是輸出工業，爲換取海外軍用原料及軍用製成品，是不能提供給總動員的。而且輕工業中占主要地位的棉織業，玩具製造業，也不易轉變爲軍需製造工業。

第三，原料的貧乏。

在前面冶金工業中，已經說過日本鋼鐵的不足，銑鐵與礦鐵的貧乏。

現在我們再考察其他重要原料：

1. 棉花 日本棉花生產等於零。一九三五年輸入價值七一四、二六二千元，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增大爲四五二、四九一千元。從我國輸入的，一九三四年爲一五、六九〇千元，這兩年當更大爲增加。棉花除作紡織原料外，也是製造火藥的原料。

2. 橡皮 日本沒有橡皮，人造橡皮的技術也不行。一九三五年輸入值

五一、六三六千元，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期三〇、六五四千元。

3. 羊毛 日本沒有羊毛。一九三五年輸入值一九一、七六一千元，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期一六七、四七二千元。

還有幾種軍事工業用的有色金屬原料如下：

4. 銅 日本是銅的輸出國，然而戰後的日本鍊銅工業衰落了，近幾年來必須大量輸入。一九三五年銅生產六九、四〇七噸，輸入六五、二六一噸。

5. 鉛 日本每年鉛需要一六〇、〇〇〇噸，但他最高生產量只有六、四〇〇噸，一九三五年輸入值二〇、二九二千元，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期增加為一三、四六六千元。有一部分是從我國輸入的。

6. 鋁 日本沒有鋁。但他的消費量却隨着幼稚的飛機工業發展而日益

增加。需要量將達四萬噸以上，這完全要靠外國輸入。

7. 錫 日本錫的最高生產量，只有一千噸。而需要量則比他大七八倍，都依靠外國輸入。

8. 鋅 一九三四年，日本鋅的消費量，六萬三千噸，只有三萬噸是國內生產的，並且這生產額的三分之一是輸入鋅礦煉製的；一部分鋅礦從我國輸入。

9. 鎳 日本沒有鎳，完全靠外國輸入。

第四、燃料的貧乏。

1. 煤 一九三五年日本煤消費量三七、二〇九千噸，生產三三、七五三千噸，輸入四百萬噸。主要從我國東北，華北，漢冶萍輸入，日本煤不能鍊鋼，鍊鋼必須以我國煤摻合。

2. 石油 日本石油生產很少。據一九三四年統計，本國和台灣共生產五八百萬加侖，輸入九四一萬加侖，內有原油及重油七四三百萬加侖。計本國生產只當需要的八%。輸入原油提煉的石油，當三四%，製成石油輸入當五八%。一九三五年輸入原油值一億五千萬元，輸入製成石油值三千七百萬元。日本國內油源前途無多希望，石炭液化計劃也不見大效，撫順油頁岩一九三四年產一千七百萬加侖重油，五百萬加侖汽油，不過當全消費量的四%。在荷屬婆羅洲的探掘權獲得以後，尙未見探掘的成功。前年，爲備戰頒布石油辦法，令石油營業者負儲積六個月的石油的義務。石油代用品也在努力研究中，但尙未有所發明。戰時，石油需要增大，必需更多的輸入。

第五、食料之不足。

據日本農林省一九三五年的統計看，從一九二四年以來，米、大麥、裸麥出產量，曲線的低落，只有小麥增加些。從那個表抽出幾個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單位千石）：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四	一九三五
米	五九、七〇三	五五、五八二	六六、八七五	五五、二一五	五五、八四〇	五七、四五七
大麥	八、八二九	七、五六九	七、〇九一	七、三七八	六、七九六	七、二八八
裸麥	七、七七八	七、四四〇	六、〇八八	六、五一二	五、三四九	六、六二三
小麥	六、二二一	五、八二九	六、一二五	六、四〇六	九、四五一	九、六六二

小麥雖增加，却不能抵當米、大麥、裸麥的降低。米是主要食料，近十年來，每年國內供給不足，必須從台灣，朝鮮輸入一千至一千四百萬石。小麥是第二食料，從前本國生產少，每年輸入平均五百餘萬石，近年生產增加，每年仍須輸入四百萬石，內有製粉輸出麥三百萬石，本國年

需要一千萬石。豆類食料每年有大宗輸入，少量輸出，一九三五年輸入七一、六四九千元，輸出六、七二二千元，一九三六年上半期輸入五〇、五〇四千元，輸出二、六八二元。淨輸入，去年六千餘萬元，今年將達一萬萬元之多。豆類主要從滿洲輸入。戰時，一面是需要非常的增大，一面是百多萬的青年農夫徵調從軍，百多萬的青年農婦徵發入工廠代替從軍的工人，農村中耕作力將大減少，日本農村的耕作方法，並沒有機械化，肥料工廠轉變為製造軍需，肥料也將缺乏，這種種條件將使食糧生產非常的低落。自然還有朝鮮、台灣、滿洲可資供給，然而滿洲無疑的將成戰場，朝鮮、台灣的交通線也不是可保證無問題的。

根據上面五項分析，我們來檢討他們將如何影響戰爭的前途。

重工業的發展不充分，工業總動員的無多大效能，將使迫切的軍需品

得不到充分供給，唯一的出路，是從外國取得補充。原料、燃料、天然是要從外國購買的。戰爭發生以後，那許多原料，燃料需要，將增加幾倍。這就不但要保持，並且要擴大輸出貿易，才能交換到。然而，事實是會完全相反。不但擴大輸出不可能，就是保持輸出貿易也不可能。因為，國內工業總動員，輸出工業必然要被縮小；國外市場，在自國戰爭時，將很易被競爭者奪取，受輸入國的限制，壓迫；所以，輸出貿易必然日趨萎弱。這個辦法無望，自然只好以現金購買所需，然而日本的現金保有量已少得可憐，不够買幾批東西，更不能讓僅少的正貨準備流出一空。再其次的辦法就是借外債，然而外債也不是很有望的（這幾點在下一章詳細說）。

如果外債無望，則日本的戰爭，已不待國際的經濟制裁，交戰國的經濟封鎖，也無須敵手來擊敗，即已自行餒斃。

不是很明顯嗎？斷絕了石油，則飛機、坦克、裝甲汽車、軍艦等等都將變成骷髏；沒有了鋼鐵，軍火製造廠就必需停擺。

五 日本戰費的枯竭

日本戰爭經濟的困厄，使他不得不依靠外國資源來維持戰爭，這已經不可避免遭受火線外的打擊，壓迫，自己失去了支配自己命運的權能；再加以財源貧困，不足當戰爭的鉅大耗費，財源的盡竭，是可以預計的。

在歐戰閉幕的前夕，參戰各國軍隊共二千四百五十萬人，每天戰費是九萬萬馬克，依前面所估計，日本動員作戰軍隊，約為歐戰軍隊的十分之一，每日戰費應為九千萬馬克，合八千萬日圓，一年戰費應當為二百九十二億。然而談寧郁罕以日本對蘇聯作戰，動員二百三十萬軍隊，估計每年戰費僅為一百十五億，確屬太低。雖然日本軍隊的生活需要標準，比較歐

美軍隊低，但也不應差這麼多。我以為日本對我們作戰，動員二百三十萬軍隊，每年戰費估計一百十五億，倒是大致不差的。爲什麼呢？因爲我們的火力較差，對他的破壞力較小，這當然使他的戰費可以減省許多。然而即使是這最低估計每年一百十五億的戰費，以日本財源的貧困，也是不能長期支持的。

日本財源怎樣貧困呢？怎樣不能長期支持戰爭呢？在仔細研究之前，讓我們先有一個總概念的了解。

日本並不是一個富國，他的國富總額在美英法蘇之下，他的每年國民所得總額在美蘇德英法印度坎拿大之下，他和前五國比較起來只及四分之一乃至十六分之一。他的每個國民所當每年生產額及所得額，與世界貧窮的二等國同等。它的金保有量比意大利還要少，比美法英蘇比荷等國相差

二倍，三倍乃至二十倍以上。他在資本輸出入上，與其說是債權國，毋寧說是債務國（這一類說明，都是根據一九三七年的朝日年鑑而提出的，恕我不列出占篇幅的比較表）。

我們研究日本的戰費供給問題，如果只是理論的分析它的財政政策，考察它的搜括方法，以及開列些軍費擴張的新舊賬，那是空洞，無實際，得不到真正的結果。這個課題，要求把日本的一切現實的，可能的財源，把它所能羅掘到的最後一文錢，具體地，精密地，準確地計算出來，看他將窘迫到如何程度，看它能維持多久的戰爭。談寧郁在他們的日本備戰論中，計算方法的具體，精密，是成功的。不過，他們那本書所引用的數字及所處理的材料是一九三三年以前的，這當然和近三年日本軍備發展，金融，財政及一般經濟現勢不相吻合。這兒，我特爲聲明，我採用他們的

計算方法和一部分數字估計的成果（原書尙無中譯，只有新中華雜誌的一篇摘譯）

我們既已確定這樣一個估計——日本需動員二百三十萬軍隊和我們作戰，它每年戰費需一百十五億日圓，但因戰爭開始時，費用較大，故第一年戰費估計爲一百三十六億日圓。然後我們來考察日本戰費來源。

日本戰費來源，我們可從三個部分來計算。第一部分是儲備的物與財，第二部分是全國財富的吸收，第三部分是戰時國民收入的徵發。

一·儲備的物與財

這部分資源包括（1）貨物的儲存，（2）金準備和在國外的資產，（3）軍部動員準備所儲存的軍械，彈藥及各種軍需品。分別說明如下：

（1）貨物的儲存

據一九三〇年內閣統計局公布，日本國富總額爲一千一百億日圓。其中有五十四億六千萬圓是已成的貨物價值，這些貨物是包括全國公私工商業貨棧，農業倉庫中所儲存的工業製品，農產品，原料等。這個數字直到一九三四年，沒有什麼差異，目前估計爲五十五億圓。其內容如下：

原料和食物的儲存 石油儲存等於平時一年的消費量一百五十萬噸至二百萬噸，價值約爲一億六千萬圓或一億八千萬圓；棉花儲存至少可供六個月的消費，值三億圓；礦鐵儲存二百萬噸，值二千萬圓，銑鐵儲存值二千五百萬圓；政府儲米值二億五千萬圓。原料和食物的儲存，合共值七億五千萬圓。

農業品的儲存 約等於一年的生產量，值二十億圓。

工業製品的儲存 約等於一年生產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值二十七億五

千萬元。

以上三類東西，石油、鐵、棉花、米、約可供戰爭一年的消費，農產品與工業品，假定全歸軍用，約可供二年的消費。

(2) 金準備和在國外的資產

金準備在一九三六年六月末爲四億三千九百萬圓，國外資產，包括賠款，政府財產，借款和投資，外國證券，共約二十二億圓，但這中間的賠款、借款和投資，主要是在中國，戰時，當然要被沒收，滿洲亦不免成爲戰場。其餘的外國證券和在外國的資產，共有三億七千萬圓，至多可作金準備二億圓，海內外金準備共有六億三千九百萬圓。

(3) 軍部的動員準備

日本工業總動員完成，至少須在戰爭開始後六個月，軍部的動員準備

備，積蓄軍火及其他軍用品，當以一年為標準。但以財政困難，達到這個水準，還須很多時日，據談寧郁罕一九三四年的估計，這些儲存及已交付軍隊的，約三十六億圓，一九三五、三六兩年，一般會計及特別會計的軍事支出合共三十億圓，其中除去經常俸給、衣糧、造艦，軍火廠設備費外，約八億元兵器充備費，連前合計四十四億圓，尙不足半年戰爭之需。

二·全國財富的吸取

這是以全國生產財富為對象，而每年課以若干戰費，對這種徵課，將採取何種形式，是特別捐呢？還是公債攤派呢？這留待後面說，這兒，我們是計算這部分的來源有多少。

一個前提條件，就是這種徵取的量，不可以達到妨害資本流轉，破壞再生產行程的程度。

日本全部工業建築物和機器、鐵路、海港設備、電力工程、商船等等，總值約一百零八億圓，從此中每年可提取百分之十作為戰費，得十億八千萬圓。

農業生產總值每年為二十億圓，提出百分之十，作為戰費，得二億圓。

兩項合計，得十二億八千萬圓。

高麗、台灣、南庫頁島，等地的財富，估計合共約有一百二十八億元，其中可提取二億元作為戰費。

滿洲的提取，是沒有什麼希望的，對在中國的資產吸取，也是無望的。

此外在荷屬東印度羣島的投資（主要是油田），暹羅的投資，蘇聯屬地

北庫頁島的石油投資（這個也有點靠不住），合共約可得一億圓戰費。

海內外資產可提作爲戰費的，合共每年約十五億圓。

三·戰時國民所得的徵取

日本每年國民所得，據一九三〇年，日內閣統計局發表，爲一百零六億圓，但這中間，把不參加生產過程的公務員，自由職業者，資本家及工商業雇員的收入也計算進去了，這是重複的國民收入，真正的國民收入，應是工資加剩餘價值（利潤及地租）的總和，據談寧郁罕的重行估計。日本實際國民收入約爲八十八億圓。

一九三四年，日本在國外的借款利息及資本利潤，僑民匯款，共計約三億元，但在中國（連滿洲在內）占最大部分，戰時這是沒有了，其他部分的收入微不足道。外國對他的債券利息及投資利潤三億三千九百萬元的

償付，必須從國民所得中扣除出來，淨所得約爲八十五億元。

近幾年來，國民所得是增長還是降低呢？沒有統計發表。我們根據一九三一——一九三五年間的工業生產價值增加百分之九十，勞動者指數增加百分之七，工資指數減低百分之十四，可以算出，工資總額是減少了百分之七，但剩餘價值却是可驚的黑暗的增大。

一九三六年的日本國民所得，估計一百億元，差不多是近似的數字。國民所得額中能有多少供給戰費呢？

國民所得經常是分配於政府的支出，私人的支出和資本的積累三方面的。要儘量提取國民所得充戰費，自然必需削減政府的公費，削減私人的支出，剝奪資本的積累。

日本每年新資本發行，在一九三三年來的三年中，平均爲十六億元，

這個十六億元，除保留百分之四十用以發展軍需品工業外，可得九億元作戰費。

一九三六年度國家預算二十三億元，內十一億元為軍費，其餘政府各項支出，除供給國營軍需工業、鐵道、冶金工廠、兵工廠等經費，不能核減外，普通行政費，公務員俸給，將不免被核減二成乃至三成，可以提出二億元作戰費。地方政府一九三五年支出總計為十八億元，如果提出四成（地方政府減政比中央可能性大些），可得七億元。合計在政府的支出中，可提取戰費九億元，加上平時的軍費十一億元，總共二十億元。

對國民的生活費用中，能搾取到什麼程度呢？

從一百億的國民收入中。減去十六億元的新資本發行，再減去四十一億元政府（中央及地方）的支出，剩餘四十三億元就是國民生活費用。六千

六百萬日本人民，平均每人每年生活費用只有六十五元，大多數人在飢餓線上，然而戰時將不免採取直接的、間接的種種方式，搜括到飢餓的人的所有。估計在國民生活費用中，第一年戰爭，可以提取百分之二十，即八億元。

一年的國民所得中，合共可提取三十七億元。

朝鮮、台灣、南庫頁島的國民收入，估計合共約爲十億元。依照日本國民收入所負擔戰費的比例，這些殖民地第一年將提供二億元戰費。

滿洲的戰爭，到那時必然擴大，加緊，日本要想在那兒搜刮戰費，恐不可能。

總計前面各項，日本在第一年戰爭中，可從本國及殖民地籌得戰費如下：

原料和食物的儲存	七億元
農產品儲存的一半	十億元
工業製品儲存的一半	十三億元
軍部動員準備	四十四億元
本國財富中提取的戰費	十二億元
殖民地財富中提取的戰費	二億元
在國外資產中提取的戰費	一億元
一年國民收入中的提取	三十七億元
殖民地國民收入中提取	二億元
合 計	一百二十八億元

第一年戰費需二三六億元，除去一二八億元，尙不足八億元。且慢說這八億元如何籌措，先說上列各項財源究竟用如何方法取得呢？上列各項，除軍部動員準備四十四億，政府的支出二十億，政府儲米二億，合共

六十六億外，其餘六十二億元的物與財，皆需從民間徵發。用什麼方式徵發呢？主要的方式不出三個——增稅，募戰債，增發紙幣。

先說徵稅，前面的財源，有幾項是可以特別稅的方式來賦課的，在日政府方面是願意用徵稅手段的，因為徵稅用不着償還，又不致加重紙幣的過度膨脹，但資產者必將激烈反對。為必須支持戰爭，他們寧願接受戰債，因為戰債可以移轉給大家公担。因此，日政府將不得不對徵稅手段放鬆，而着重於增發紙幣與發行戰債。以增發紙幣收買戰爭所需物資，以發行戰債收回市場過剩的紙幣，這將成為日政府籌措戰費的基本方程式。

在第一年戰爭內，日本將發行三十五億新紙幣，二十七億的戰債，合共六十二億，以徵發民間的物資，

這六十二億的新紙幣和戰債的發行，市場上能容納嗎？

日本自一九三一年金輸出再禁止後，紙幣即停止兌現，以現存正貨準備四億三千九百萬圓，對現存紙幣流通額十六億三千四百萬圓（一九三六年六月末），實已到達最高限度，不能再增發。但戰爭一開始，日政府將宣布國庫所有一切證券，要據，都作為紙幣發行準備，廢棄現金準備比率，使紙幣增發不受拘束。但紙幣脫離了現金準備的拘束，却不能不受市場消化力的拘束，貿易數量沒有增加到平時的三倍以上，而紙幣流通增加三倍以上，這當然不可避免市場紙幣泛濫的混亂，但有二十七億的戰債的發行，將可收回過剩的紙幣。

日本國債額，連一九三七年預算案已決定的九億元公債在內，共一百十七億元，近年已現市場滯銷，大部分集中在銀行金庫裏的狀態，所以日政府不得不以提高債利來發行新公債。在這種情形之下，要發行二十七億

的巨額公債。當然不可能，不過，在戰爭發動以後，財政金融的戰時統制實行，政府不但統制公經濟，並且要全部支配私經濟，二十七億的戰債發行是不至若何困難的。

不足的八億元，將可以征戰時超額利潤稅及一般間接稅來補償。戰時超額利潤稅是一種特別稅，在歐戰各國都實行過。因為戰爭物資消耗的巨大，許多軍火業及一般軍需品業，因物價飛漲，獲得幾倍利潤，於是對此種超額利潤，徵收百分之五十以至九十的稅。這種稅，德國一九一八年會收得二十五億馬克，日本私營軍需一百四十九廠，資本十五億元，開戰後第一年，估計可收三億元，第二年六億元。

加征直接稅，被資產者激烈反對，間接稅却是必然要增加的。不過為數無幾，因為輸入品都是戰用機器和原料，關稅增加不出來，單靠消費

稅，縱如德國一樣，戰爭中消費稅增加一倍，這在日本，也不過三億元。戰時超額利潤稅三億元和消費稅三億元，合共差不多可抵當第一年戰費的不足額。

還有一點要說明的：無論戰債與紙幣怎樣調節得宜，然而市場上的高度的通貨，信用（戰債）膨脹，絕對不可避免，它的立刻的結果，就是物價激增。物價激增使軍費負擔加重，軍費負擔加重，就要發行更多量紙幣，更多量的戰債；更多量的紙幣與戰債，使物價繼續上漲無已，這樣循環膨脹，將使戰費無法籌措。但這稱情勢是會被公定物價的手段緩和的。

第二年的戰費怎樣呢？

第二年戰費為一百十五億元。

因為工業勞動者大批被徵發，勞動生產力削減，生產資本被剝削，機

器的損壞，工農業生產量必大減，國民收入降低。

歐戰時德國國民收入每年平均削減率百分之九·二，日本比德國當時有更多弱點，估計削減率理當百分之十。第二年國民收入將為九十億元。

朝鮮、台灣、南庫頁島的國民收入，合共為九億元。

第二年戰費的來源如下：

農業品儲存的一半	十億元
工業品儲存的一半	十三億元
本國財富中提取的戰費	十二億元
殖民地財富中提取的戰費	二億元
在國外資產中提取的戰費	一億元
一年國民收入中的提取	四十三億元
殖民地國民收入中的提取	二億元

一年超額利潤稅所得

六億元

消費稅

三億元

合計

九十三億元

這九十三億元，除政府的支出中的二十億，稅收九億外，其它六十四億元，仍須用紙幣及戰債從民間徵發，大約為發行三十四億紙幣與三十億戰債。

第二年戰費不足二十二億元，怎樣籌得呢？

我們得考慮一下它的借外債的可能性。

這個可能性恐怕非常渺茫。從經濟上說，以它的金保有量如此貧乏，紙幣脫離金準備，對外信用已完全動搖，償付利息都成問題；除在中國（滿洲在內）外的海外資產又為數無幾，抵押，拍賣，都弄不到多少款子；戰

時更不會有人投資到日本國內市場來。從政治上說，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在中國的積極抗戰中，很可能產生一種國際制裁，縱使不能加以制裁，也絕不會幫助日本來征服中國。希特勒雖援助它，慕沙里尼可能援助它，但是他們正和日本一樣窮困（對中日戰爭的國際的動向，隨後再詳細說）。

借外債既無望，只好返而求諸內。

從那裏取得這二十二億資源呢？全國生產財富中加抽嗎？全國生產財富被抽到百分之十以上，事實上是非迫使一部分生產機關停止活動不可，這在日本戰爭上是不利的。縱令這些被迫停止活動的，是與戰爭無直接關係的生產機關，也是使對外輸出降落，對外輸出降落，就不能換得戰用品和原料。所以這類的生產機關也是不能停工的，國民生活支出上增加剝取嗎？第一年抽取國民生活支出的是百分之二十，原來每人平均每年已只有

六十五元，抽取百分之二十以後，只有五十二元，大部分人民已經在飢餓線下了，萬不能再剝取。然而，最後的出路，必然歸結到極度削減人民的消費上。上層人民猶可豐衣足食，而下層人民必將由三餐減為兩餐，兩餐減為一餐。

金準備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必須加以考察。在前一章裏，我們曾經說到，日本開戰後仍必須向外國購買軍火，尤其是石油，鐵礦，橡皮，棉花，羊毛以及各種輕金屬，非從外國輸入不可，不然，就不能繼續戰爭。據談甯郁開列的日本每年需從外國購入軍火及原料的單子，價格七億二千五百萬美金。日本平時取得這些東西，依靠輸出貿易來交換，然而到戰時，許多工廠轉變為軍需工廠，勞動者被徵發，生產減少，失去中國（滿洲在內）市場，其它外國市場被別人奪取，受輸入國的壓迫，這種種條件

，必然使輸出貿易激減。同時，原來輸入品項目，主要為戰用品及必需原料，不可能削減以取平衡。貿易外的國際收支，平時也只够平衡。到戰時，它的收入必大為減少，如商船、保險，如到日遊覽旅客等等。其它如在國外的資產，證券利息和投資利潤等等，絕大部分是在中國將被沒收。但對外支出，則減少有限。前面計算過，對外支付須三億元（貿易外收支）。

日本每年須用黃金償付七五二百萬美金。七五二百萬美金，依目前匯率，為二十一億二百萬元，前面算過，日本現有海內外金準備六三九百萬元，此外，金礦有三千五百萬元的存金，即或如慕沙里尼一樣搜索民間金飾，也許可得三億元，三者合共也只有九億七千五百萬元。一九三六年，日本輸出貿易約二十四億，假定戰爭第一年至少減低三成，輸出將為十六億八千萬元，那就須以存金四億二千萬元補充。第二年輸出將更加低落，

如果再以所餘五億五千萬存金去補充，則國內將一粒金都不剩。事實上絕不可能再輸出，使信用完全破產，使紙幣戰債積累的沙塔倒塌。借外債借不到，付又付不出，如果沒有那些軍火和原料，怎能維持戰爭呢？

如果我們再推測第三年戰費的情形，戰費還是需要一百五十億，儲存品沒有了，國民收入却減少到八十億，所提供的戰費只有三十九億，殖民地國民收入提供一億八千萬，本國及殖民地財富徵取十四億，海外一億，稅收十二億，合共只有五十七億八千萬，尙有五十七億二千萬，從那裏尋找呢？

在戰時財政金融澈底統制之下，全國國民財富都是被政府管理的。只要有可以挪移作戰爭用的，就徵發，紙幣和戰債不過是徵發物與財的形式的交換手段而已。戰費無從籌措，不是發行紙幣，戰債有困難；紙幣、戰

債，可以儘發，但是紙幣，戰債本身不是財物，必須要有可拿的財物，紙幣、戰債發行才有用。

全國現金銀集中在日本銀行的準備庫，就是那麼一點——四億多元，全國大小資本家地主的財富以及國有財產，就是田地、工廠、鐵路、海港設備、電力工程商船等等，全國人賺得來的錢，就是全國民收入，這些都算到啦，殖民地的財富與國民收入，在海外的財富與收入，這些也都算到啦。除此而外，就剩全國人的住宅，家具衣飾，別的再沒有了。對全國財富每年徵取戰費百分之十，已到達它保持生產的最後限度，再加徵就只有抵押或出賣生產機關，在國內抵賣不出錢來，國外也不會有人在這時候來收買，而且戰爭需要增加生產，大批破產就是毀滅戰爭。對本國和殖民地人民生活支出上的剝取，在第二年必已到達百分之三十五乃至於四十，大

多數人已在飢寒交迫中了。

還有什麼可剝取的呢？沒有了。

所謂「戰費」，就是以價格計算的物質資料，戰爭中需要比平時超過數倍，數十倍的物質資料。日本的食料、原料資源是那麼貧乏（如前一章所說），工業生產力雖然近來大有發展，然而在應付戰爭的需要時，是太不夠，太渺小了。每年戰費，超過於每年國民收入，超過於每年國民生產總值，而且這個差額隨戰爭的繼續，一年一年的擴大。就是人民停止一切消費，一年生產，也不够一年戰爭的。

第三年戰爭的一半戰費無處着落，就是物資盡竭的時候，也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油完燈火滅」的時候。

六 日本的内部危機

五年多繼續的侵略戰爭和瘋狂的準備大侵略戰，給特權的大資產者發了橫財，給人民大眾分潤沒有？人民大眾不但沒有分潤到一絲一毫，並且被加上身更甚的貧困、痛苦、饑餓。

因年年加倍的軍費支出。而疊疊增稅，增稅的百分之六十五，是榨取自人民大眾的。

爲要向外國購買侵略武器及製造侵略武器的機器，原料，必須用大量輸出品，以取得購買的代價，爲大量輸出品在海外市場找得出路，而採取激烈的傾銷政策；爲大量商品的傾銷，就必需猛烈壓低商品生產費；壓

低生產費的手段，就是削減工資和強化勞動。

這幾年來，輸出品數量增加百分之六十四，輸出價格減少百分之六十三（據橫濱正金銀行調查）。這就是說明侵略者爲取得同量的金錢購買軍用品，必須輸出倍額以上的貨物。

傾銷的價格，竟平均低到國內價格的四分之一。一九三一年，輸出三〇八碼的棉織物，可以換得海外棉花一百公斤，現在必須以五一六碼換得同量的棉花；從前輸出七打膠皮鞋可以換得一百公斤的橡膠，現在必須十六打膠皮鞋換取同量的橡膠。這樣不利的交換，是如何可驚的浪費勞動生產力！然而，製造軍用品，棉花、橡膠是必需的，其它石油、金屬、更是必需的，這種不利的貿易必需天天擴大，浪費勞動生產力，在侵略者們，是毫無憐惜的。有的是過剩的奴隸可供無限制的榨取。

五年來，生產指數增加百分之四十四（據商工省調查），然而生產增加的歷年壘積，是壘積了飛機，大砲和兵艦，巨量的生產財與力，投擲於不生產的軍火，於國民財富，社會福利，完全無關，生產增加只是增加了人民大眾生活的悲慘。

生產指數增加百分之四十四。資本家利潤平均達百分之十七、十八之多（這巨額利潤是新興民間軍火工業生長的源泉），而貨幣工資則減少百分之九，物價增漲百分之二十一，實際工資就減少到百分之三十（據朝日新聞載日本銀行一九三六年六月統計）。勞動者生活水準被猛烈地壓低。

據瓦爾加統計：從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二年間，勞動者一人的加工額指數，從一·二三增加到一·八五，每千枚紗錠勞動者數，從二五·三減少到二〇·一，每千台織機的勞動者數，從七九二減到四三八。這幾年的勞

動強度又提高到如何程度呢？這當然不會被發表出來的。我們根據生產指數增加百分之四十四，勞動指數僅增加百分之十（同上日銀統計）這個對比，就可知道勞動強度又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三。一九三二年勞動者一人加工額一·八五，現在就是二·四七。假定百分之三十三的提高率是各工業部門的平均數字，則現在紡織業的每千紗錠的勞動者數，就減少為一六·九，每千台織機的勞動者數，就減為二九二人。

侵略者為準備他們的毀滅的戰爭，提取到每個勞動者的最後的一滴血。

這樣猛烈的強度勞動，自然保留住失業軍無法消滅，據官廳統計，一九三六年六月為三十六萬六千人，然而實際上，勞動介紹所登記的求職人數，長工九十萬人，日工三百五十萬人（一九三三年），這是從未上過官廳

失業統計的（當年官廳統計只有四一四千人），而統治者正以此自誇說日本沒有失業。

這已經够明白了，我們再無暇去描寫日本勞動者生活的慘苦。

侵略者壓低工業生產費的手段，除削減工資，提高勞動強度，減少工人外，就需要壓低食料和原料的價格。這是幾年來日本國內農產品與工業品的剪刀價格的成因。

侵略者的剪刀價格政策和軍費的搜括，加上農業恐慌的黏滯不解，使貧困的日本農民狀態更加悲慘了。

日本農民到今日依然是大地主封建地租剝削下的奴隸，自耕農不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佃農，半佃農，每年必須繳付百分之五十的收穫於地主。而且，無論是自耕農、佃農、半佃農、五百萬戶農家，有四百萬戶，

每戶只占不足一公畝的耕地。自耕農沒有高額地租的負擔，却要負擔高度地稅，這種地稅，約當田價的百分之四，當生產價值的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舉一個地位較好的農民做例子：一個自耕農，在它的一公畝的田裏，豐作，可收穫做成二十石米的稻，假定他是五口之家，每人每年吃米一石，他有十五石米拿上市場，每擔二十四元（由政府公定價格），得三百六十元，繳付地稅，（依最低的四分之一計算）一百七十六元，購買肥料七十五元，繳付債務利息，（日本農民差不多每戶都有債務，平均每戶二百八十元，利率百分之十五）四十二元，還剩六十七元，這怎麼能夠除食糧外的一年的生活費用呢？除肥料外的明年耕作資本？唯一的出路，他必須再借債。

至於租地農就更壞了。扣除食糧，付去地租、肥料費、債務利息，還

剩十三元，一年的用度，明年的耕本，一切都在這裏。

據多方面的估計，日本農民債務，平均每戶尙不止二百八十元，共總實有六十億元之多，平均每公畝一千元，每年利息負擔十億元，每年債務須增加五億元。

日本農民出賣他們自己的女兒是普通的事情，單就這一點，也可以看出農民貧困到如何程度！

工農大眾普遍的貧困，飢餓與生活的悲慘，侵畧者雖毫無憐惜，然而大眾貧困與飢餓的結果，直接威脅到侵畧者視爲生命的戰爭。

第一，貧困與飢餓的結果，嚴重地損害了大眾的康健。「青年平均體重降落，胸部擴張減少，牙齒變得更壞，近視眼、肺病、可驚的增加」（根脫司坦的話），普遍於農村中的鷄盲症，人們從昏黑到天明，什麼看不

見。這就是我們在前面所說，不够格入伍的，有二分之一的原因。造成人力短少的危機。

第二，農民狀態的加倍惡劣，威脅到軍隊的穩固性，因為大多數的士兵，都是由農村中徵發而來的。

侵畧者們高呼農山漁村更生的口號了。他們不得不謀救濟剪刀價格政策，規定米的最低價格，由政府收買過剩的米。近年，米的價格是提高了一點。然而這一點點就能救起「病人恰恰還沒有死」（被殺了的高橋藏相論農村的話）的沉痾嗎？

法西斯侵畧者們怎樣為穩定軍隊，而進行農山漁村的更生工作呢？

更生運動包含精神的更生與經濟的更生。

更生的精神教育的目標；「做真實的日本國民」，「做真實的農村人

民」。要領是；「奉行聖旨，敬神崇祖精神的發揚，宗教心的養成，農村生活的自覺」。

更生的經濟的要領是；「農村經濟的合理化，消費的合理化，農村家庭生活的改善」。

在農村社會基礎完全動搖的時候，法西斯們要想挽狂瀾於既倒，單靠所謂「日本精神」已自知不够，而必須輔以神道設教！法西斯的所謂「更生農村」是如何的無力，絕望！

這個不合理的農村經濟關係，如果不從根本上合理化起來，單着手「農業經營的合理化」是徒然，而且農業經營合理化也無從做起。縱令不這樣說。承認更生運動，實行些改良計劃，不無裨益，然在侵畧者火熱地膨脹軍備的今日，財政不足供應勒索，正盡力把日益加重的軍費擔子，疊上

都市工人和農村農民的肩頭，要求它放鬆一點已不可能，還想騰挪出大筆財源來施行「更生農村」的改良計劃嗎？這就是說明：爲什麼法西斯「更生農村」的鑼鼓，儘在敲得震天動地，三年來戲還沒有演出呢？這又已坦白地說明：法西斯的更生農村是如何的沒有辦法！

法西斯可以這樣自慰自解：實際雖毫無辦法，然而多叫幾聲，也大可對農民表示自己的熱情，可以穩定軍心。可是農民並不如法西斯所想像的糊塗，農氏已認識自己的悲慘命運的根本原因，近幾年特別苦難的理由所在，他們積極進行他們的鬭爭。

租地農與地主的衝突，近三年來，破記錄地開展着。佃戶欠租，地主逐佃，佃戶反抗；佃戶要求減租，地主拒絕，而發生衝突，罷工，各佃戶聯合罷工；農民債務者不能付利，與地主債權者衝突；農民闖進地主的草

地、山林，伐木、採薪，與地主發生衝突；這類案件，據官方統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年有四五八次租地衝突，但實際則有五千次之多。一九三五年，據農林省統計，上半年有三、八三一次，參加衝突的人數，比上年同期增加三倍。農民爭取土地的鬥爭，正汎濫着日本農村。

土地鬥爭以外，農民反將法西斯軍閥的黠武窮兵，也日漸激昂起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五年中，在滿日軍，據陸軍省公表，死傷已有十七萬多，一二八戰爭死傷二萬多，這些犧牲者都是農民子弟，他們傷夫失子，剩下一家老小，無以為活。他們還要負擔日益加重的軍費，他們沒有收到一點侵畧的利益，有的只是災禍與痛苦。他們反對擴張軍備，反對戰爭。雖然他們在軍閥，準法西的政府嚴厲壓迫下，他們的反戰，反法西鬥爭仍然或明或暗的，繼續在擴大，高漲。許多鬥爭事實，被嚴密的封鎖沒有透露

出來。幾次的「索夫團」運動，也可以見到農民反戰的一班。

一九三五年的全國農民組合大會，足以表現農民鬥爭進展的水準。大會提出下面一系列決議：

「成立統一的農民戰綫」，「實行租佃法」，「加強鄉村的政治工作」，「把政府儲藏的米分給需要的農民」，「要求保障士兵的家族」，「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收回佃農的土地」（見一九三六年一月號改造）。

農民鬥爭並已與工人鬥爭聯結起來，而推動了人民陣線的進展。

這個進展開始於一九三五年十月的地方議會選舉前，在許多選舉區裏，工人團體和農民團體以及法西斯農民團體，協同起來，共同投他們自己的候選人的票。他們獲得四十席，比一九三一年選舉多二十三席。

一九三六年二月總選舉，法西斯本想從選舉取得國會的優勢地位，以

便順利實行法西政變，然而結果完全敗北。這是日本人民反法西的鐵的意志表示。

二月總選舉，無產政黨獲得二十二席的勝利（前屆議會只有五席）。資產者政黨——政友會，民政黨，國民同盟等均受損失。許多地方——大阪、神戶、西京等地，百分之五十放棄投票，其中除工人外，有一半是小商人，手工業者和智識分子。足見人民對於資產階級政黨已經完全絕望，同時，却沒有很好的能够吸收廣大羣衆信仰的無產政黨。從這一點，就可明瞭人民大衆的傾向。

革命的政黨沒有公開的地位，然而它的地下活動的潛在力，實爲過去及現在的反爭、反法西斯、人民陣綫運動的領導者，推動者。如果我們要測量它的潛勢力，從最近幾年中，因參加社會主義運動而被逮捕的人數，

就可明瞭。

一九二八年	一、八五〇人	一九二九年	三、五六七人
一九三〇年	三、七三七人	一九三一年	六、九三〇人
一九三二年	九、二一八人	一九三三年	四、三七七人

(十月二十日止)

其中工人、農民、學生、兵士、教授、作家、官吏各社會成分都有。近年革命勢力的發展，集中於人民陣線運動。人民陣線的總任務，在於反對法西斯，反對戰爭。

人民陣線運動的發展，是在低氣壓的包圍中發展的。準法西斯的廣田內閣公然彈壓人民陣線運動，法西斯軍閥的槍桿，無形壓迫着人民陣線運動，然而人民陣線運動依然能衝破重圍，迅速前進，可見人民陣線的動力並不弱。

日本有組織的工人，在五百五十萬工人總數中，只有三十八萬五千人，這個數字比起其它資本主義國來是很少。然而這個事實並不是說明日本工人的意識與鬥爭性的落後，而有另一重要原因，這個原因就是由於日本產業構成的落後性——據一九三四年國際勞工局報告：日本工人在以下的小工廠中作工的，有三百五十萬人。這種情形對於工人的組織化是不利的，然而，近年因為人民陣線運動的興奮劑，工人組織在迅速的擴大着。

日本工農組織，也和其它國家一樣，本是不統一的。近年，工農組織的統一戰線運動湧着向人民陣線的結成推進。

工農組織本有三個系統——社會大眾黨系，勞農無產協議會系（合法左翼系），法西斯系。以社大黨系的組織最大。

一九三六年前，合法左翼系就向社大黨提議協同建立人民陣線，以社大黨重要領袖麻生久及其一派傾向法西斯，被拒絕了。可是人民陣線運動並不因此而停止。人民陣線是不能除開社大黨而結成的。

麻生久派儘管傾向法西斯，但社大黨內的安部磯雄派，社大黨系的工農團體則反對這種傾向。並且，工農團體是傾向統一戰線的。因此，各地方左翼組合不放棄與社大黨合作。二月總選時，大阪、岡山等地的左翼組合組成勞動團體協議會，支持社大黨共同鬪爭。同時，社大黨系的組合，對領導部的拒絕統一戰綫，有積極反對的，它們就自動與左翼組合進行協商。三月間，神戶左右翼組合混合大會，代表一千二百人，發表願書，號召工人階級爲統一戰綫而鬪爭。北海道的左翼組合，全國農民組合與社大黨支部也召集聯席會議，討論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綫的問題。接着，發生一

種更有力量的辦法，就是有獨立性的各地方組合，以加入社大黨，來推動社大黨，如在奈良、全農、全國水平社、貝鉛工組合等，加入社大黨，成立支部。在其他地方，如鹿兒島、三重、長野等，也以全農爲中心，進行結成社大黨的支部運動。八月間，東京左翼幹部團體——東京市從業員組合、日本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東京市交通總同盟等，先後宣明具體方針，「以社會大眾黨爲中心，在反法西斯統一戰綫下，糾合社會大眾黨以外的階級的政治力量」。接着，東交總的新宿支部青年會大會決議：向全國勞動組合同盟（社大系），勞農無產協議會（左翼），社大黨，關東消費組合等提議協力，結成關東無產團體協議會，並決定任務如下：

（一）決定當前的鬥爭課題——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大眾課稅，反對龐大的軍事預算，制定佃農法，制定勞動組合法，實現言論、出版、集

會、結社自由、勞動組合全國統一，形成單一的無產政黨。

(二)援助社會大眾黨，要求它開放門戶，確定反法西斯共同綱領。

(其餘四條從畧)

隨後，全評、全農、交聯、全水的關西地方組織，也發出同樣宣言。

最近，左翼組合的市從、全評、東京市自動車勞動組合正式申請加入社大黨。社大黨已同意開放門戶，歡迎加入；但認為與這些團體所支持的勞農無產協議會，沒有合同的必要。在這點上，雙方尙未獲得最後的妥協。

法西斯系勞動組合，在去年七月，結成愛國勞動組合懇話會時，據說有六萬人。內部小黨分立，基礎極不鞏固。在人民陣綫運動蓬勃的前進中，原來屬於它的東京市自動車勞動組合，已加入全勞的駕駛員組合，它

的石狩礦工組合加入左翼礦工組合，他的新日本海員組合也加入左翼，從事於積極推動工人統一戰綫了。

這裏，我們必須要了解一點：爲了合同的提議被社大黨拒絕，爲了人民陣綫無社大黨就不能成立（因爲社大黨代表着有組織的勞動者的最大部分），爲了社大黨領導部的腐敗，爲了社大黨系的勞農組合沒有充分的動力，刷新社大黨領導部，推動反法西斯的鬪爭，戰鬪的勞農組合不得不加入社大黨及社大黨系的勞農組合，這當然不是爲統一而求統一，而是爲鬪爭而求統一；這當然也不就是在社大黨綱領之下團結起來，而是輸入新血液於社大黨，克復腐敗與萎靡，使它堅強起來前進。勞農單一政黨可以在這企圖上樹立，人民陣綫可以在這基礎上建立起來。自然，內部尙須有若干的鬥爭。

目前，社會大眾黨已開始輸血，不久，人民陣線將建立起來吧。

法西斯的羣衆基礎雖然極端薄弱，然而法西斯正倚靠槍桿子逞威風。法西斯已一步一步加緊向人民進攻，勞農大眾也已開始作決定的鬪爭。

倘使人民陣綫不能阻止侵畧戰爭爆發，則在三年長期苦戰之後，傷亡的慘重，物資的困竭，後方成爲飢餓與苦痛的地獄，這飢餓與苦痛將轉變爲要求「和平」與「麵包」的狂潮，宣告這罪惡的侵畧戰爭的終結，宣告這軍事法西斯帝國主義的死刑。

七 我們的力量的總檢閱

在開始檢閱我們自己的力量時候，我們得先作最基本的檢閱。這所謂最基本的檢閱，不是軍隊、軍火、軍費等各部門的戰鬥力的檢閱，而是檢閱我們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漢奸除外），是否已爲民族解放神聖戰爭，而緊密的團結起來——緊密到沒有一絲裂縫的團結起來？

戰爭，特別是我們這神聖的民族解放的戰爭，不是依靠二百多萬常備軍就能濟事的，必須動員全國國民應戰，要把每一個人的體力、智力、物力、財力、無保留的供獻給戰爭，要叫每一個人都能爲戰爭拚到最後的一滴血，這樣，才可以進行戰爭而保證勝利，對這樣嚴重的要求，我們必須

團結各階級的力量，要求它們爲抗戰而相互讓步，妥協。我們必須團結各黨各派的力量，爲抗戰而犧牲它們的黨派利益，萬不能再互相仇視，繼續內戰，自己毀滅民族解放戰爭的力量。我們唯恐不能爲戰爭而提取到全國所有的力量最高點，還能放棄一點一滴的力量嗎？還能自己毀滅力量嗎？

要叫每一個人都能奉獻他的生命和他的附屬物於抗戰，不是靠命令的壓迫，外部的強制所能辦到的；必須要使每一個人對於民族解放的神聖戰爭，有澈底的自覺意識。這澈底的自覺意識，不是可以自然生長的，也不是官樣文章的辦法能使他生長的，必需要在廣泛的羣衆運動中，讓他受教育，養成他的澈底的自覺和熱烈的戰意。同時，必需讓他們自由組織。自由表示意見，恢復小百姓的主人的地位。使它們自己親切的感着，政府是他們的政府，國家是他們的國家。又必需讓他們從飢餓的苦海中解放出

來，才能有精力和民族敵人戰鬥。

不但人民，軍隊也同樣，要有民主的組織，要改善士兵的生活。

必須有一個爲全國人民所組織的，所信任的領導機關，才能把四萬萬五千萬人緊密的團結起來，才能動員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爲民族解放神聖戰爭而戰鬥到底。

目前我們還沒有達到這一境界，然而全國民衆已羣起爭取這樣的前途，這樣的前途不久將要到來，除此以外，絕無第二個前途。這樣的前途到來的時候，就是我們民族解放戰爭開始的時候。

必須在上面的前提之下，我們才可以說我們有力量戰。

至於我們究竟有多少力量，我們也儘可能地來估計一下，我們的各部分各色陸軍合計約有三百萬，各省民團、保衛團、警備團、義勇隊、估計

至少有四百萬，這些非正規軍，如廣西民團，訓練已經不亞於正規軍；其他各省的，只要有一個短時期的訓練，再把他們的武裝，加以整頓、充實，就可作戰，以敵方動員最高數四百卅萬，作戰軍隊（就是同時在戰場上作戰的）最高數二百二十萬，我們這七百萬大軍，已經足夠三年戰爭的需要。雖然我們的軍隊，還可以擴充，但事實上確已不需要再多的正規軍隊。不過，民軍是越多越好，我們利用全國農村所有的民間武裝，並發給大量武裝，把他們組織起來，施以政治的、遊擊戰術的訓練，使我們的內地處處都是遊擊隊。特別是華北及沿海各省，我們必須普遍的組織起來，可與正規軍合同作戰，也可以單獨作戰。使敵軍到處都被我們的武裝人民包圍襲擊。

我們的空軍，據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英文中國年鑑統計，中央及

各省共有軍用機四百三十三架，此外，海軍機二十四架。據宇山少將在他的國防論中說，中央空軍三年計劃，在一九三六年底完成時，將有三百五十架偵察機，三百架驅逐機，二百架輕轟炸機，一百架重轟炸機，合計約有千架。此外，廣東有一百二十機（現已歸併中央），廣西有五十機，山西、山東、雲南、貴州、四川、湖北尙各有若干機。宇山的話是否確實，當然不能斷定，不過英文中國年鑑是根據的一九三五年數字的，這一年來，廣東，廣西爲備戰所增的機數，中央航空獎券及廣泛的航空捐，假如實副其名的購機，加以祝壽的獻機，本年機數當有大量增加，宇山的估計縱或過高，全國一千架飛機當屬近似的數字。

海軍，據英文中國年鑑，有七萬九千噸，雖然這數字比較敵軍差得太遠，雖然我們沒有主力艦，沒有大型巡洋艦，並且有一部分已超過世界海

軍的艦齡，然而我們的作戰所要求於我們的海軍的，並不是在洋面作戰，而是江面戰（以下在戰爭的預測中詳細說），敵軍只有五千噸以下（吃水十五英尺以下）的兵艦可以入長江，我們就是除去超過艦齡的，也還有可以戰的巡洋艦、砲艦、驅逐艦等大大小小六十餘艘，足夠分布長江、粵江、閩江、與陸空軍聯合作戰。

軍火生產，雖然有些精銳的武器，我們還不能自造，但是我們能製造步鎗、馬鎗、手鎗、輕機關鎗、平射砲、曲射砲、山砲、野砲、榴彈砲、重砲、槍彈、砲彈、炸彈、手榴彈、地雷、水雷等等。雖然我們失去了最好最大的，能製造他廠不能製造的遼寧兵工廠，被迫拆除的上海兵工廠，但我們還有漢陽、石井、成都、太原，鞏縣，南京六大兵工廠，可以製造上列軍火，供給戰爭。其它如防毒面具，鋼盔，我們可以製造，毒瓦斯

彈，煙幕彈，重機關槍，我們也可能製造，戰時製造力，會比平時容易發展，因為平時沒有發展軍火製造的財力，當局無戰爭的決意，專門家也不集中創造，到戰時就不同了，戰時，我們可以獲得巨額款項，擴張軍火生產，可以從國外取得大量補充。

我們怎能獲得巨額款項呢？

我們為民族解放而戰，為不願做亡國奴而戰，如全國民眾慷慨激昂的熱血沸騰的包圍中，誰不願盡其所有以救國？在全國民眾嚴密的後備組織的壓力下，誰能有財不捨？誰能捲款潛逃？縱有，亦為極少數無心肝的敗類。至於無資產的人，又誰不願節衣縮食，減少消費，多一分物質供給戰爭，就多出一分戰鬥力來？

我們自己的經濟統計，非常不完全，不正確，這使我們估計的根據大

爲缺乏，戰爭發動，敵軍對我們的經濟結構可能破壞到如何程度？這使我們對估計的前程又不能穩定。然而我們不能不在這些不利條件之下，作具體計算，沒有具體的計算，就不免空洞，依然得不到令人相信的出路。

我們的戰費來源，根據目前情形，概畧計算如下：

(1) 金銀準備 法幣制實行以後，據估計全國存銀有十八億盎斯，合三十億元（連存儲紐約、倫敦的匯兌平衡基金在內），國內銀行及私人存款，估計約十億元，全國人民將所有金飾捐助戰爭，至少有五億元，每年金礦生產十一萬兩，約計一千萬元（銀生產十五萬兩，太少不計），合計現金銀準備四十五億一千萬元。

(2) 對全國生產財富每年可徵集的戰費 據申報年鑑（一九三二年）推算，全國土地財富有八百七十億元，除去東北四省，除去上海、天津北、

平、青島（因為這四個都市戰時有陷落的可能，縱不陷落，亦將變成戰場，土地成爲不生產的東西），約有六百億，每年可徵收百分之五，得三十億元（註）。全國金融業、工業、礦業、商業等公司資產，除上海、天津等地外，根據實業部中國經濟年鑑材料，綜合估計，約六十億元，徵收百分之十，得六億元。自然，我們得補充地說，假如我們在開戰之前，有很好準備與組織力，在租界內的資產者皆能深明大義，把流動資本及部分的固

（註）申報年鑑這個數尙屬可用。我同時曾參考中國經濟年鑑，單是全國耕地面積有十二億五千萬畝。假使除東北四省一億五千萬畝，尙有十一億畝。全國上等田價平均百元一畝，中等田價平均五十元一畝，下等田價平均十元一畝。我們總平均以四十元一畝計算，就有四百四十億元。此外尙有山林地，草地，牧地不在內。全國城市土地。縱令除去東北 上海 青島 天津 北平 估計一百六十億，當屬最低數字。又徵收方法當以累進法計算，小所有者可徵收百分之一。總平均每畝約爲百分之五。

定資本，移到內地來，則我們可增加財源八億至十億。這又不單是財源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保留工業生產的要求。

(3) 每年國民收入，據日內閣統計局所編列國國勢要覽爲一九五八千萬元（一九三〇年）。戰時，國民收入縮減，估計八折，爲一五六六千萬元。徵收百分之十，得十五億六千萬元。

徵收這些財源，從財政利益上說，最好是用增稅方法，但如果爲避免資產者們的反感起見（這是不一定的，要看當時情形如何），也可以用公債方法募集得來，或公債與增稅二者並用。

(4) 政府支出的來源，主要是關稅、鹽稅、統稅、戰時，關稅將大減，但同時，支出方面也大縮減，黨費、地方補助費撤銷，債務費、賠款停付，政費、教育文化費減半，不但可以抵當關稅減收，並且可以騰出三

億元，連同原有軍費三億二千萬元，共六億二千萬元，充戰費（據二十五年
年度預算）。

（5）戰時，因大量軍用品的購買，五十億元的租稅和公債的發行，市場上的法幣已經不够需要（目前法幣流通額十四億元，加上前面掉換民間黃金七億元，共二十一億元），所以，一年中可陸續發行新紙幣五十億元，這五十億將隨着收稅與公債發行而大半收回，市場不發生過度膨脹的傾向。

除金銀準備外，五十七億的紙幣增發，估計收回數約廿七億，淨發行數為三十億元，加上第（2）項的三十六億元和第（3）項的十五億六千萬元，第（4）項的六億二千萬元，四項合計共八十七億八千萬元。我們第一年的戰費可得八十八億元。第二年及第三年紙幣淨發行每年約十億元左右，所以第二、第三年戰費的可能預計數是六十八億元。

這個數字，並不像敵人戰費超過國民所得，我們的戰費只占國民所得百分之四十五。

上列八十八億元的戰費來源，是我們可以事先估定的，此外，我們還有來源：沒收敵人在中國資產，沒收漢奸賣國賊資產，充戰費。敵人在中國資產，除去賠款和國債約有二十五億至三十億元（連東北在內）。每年可抽取百分之十充戰費，得二億五千萬乃至三億元。不過敵人資產主要所在地，爲上海、青島、天津、東北等地，是否將成爲長期戰場，不能預料，這項收入是未可預定的。漢奸，賣國賊財產將有多少，自然不可能事先估計，並且，他們將在民族解放戰爭發動的前夜，要捲逃的罷，所以，將來能收獲多少，也是未可預料的。

從我們的戰畧觀點看來，我們並不需要這樣多的戰鬥耗費，但是，我

們一面戰，一面須要擴張軍需品及軍用原料的生產。這八十七億裏面，可有二十億元，投資於擴張軍需生產。我們將在開戰第二年，使我們的軍火生產，幾倍乃至十倍以上增加，有些我們原來不能製造的，將可能製造起來。軍火生產增加當然需要原料生產增加。

原料生產，戰時擴張的可能性，舉幾個重要的說明如下：

煤 據中國經濟年鑑二十一年的統計，本部生產合計一八、六六五千噸，淨輸入八百萬噸。平時還不够，戰時當然差得遠，但要供戰爭需要。並不是不可能。目前情形是：國內煤礦，因外煤壓迫，許多礦都在停歇或減產，戰時除全部開工外，更可以就原有基礎加以擴充。所以，煤是容易達到自足的。

鋼和鐵 鋼和鐵廠也和煤同樣理由，現在幾乎全部都停工（本部的），

預計戰時，舊有各鐵廠全部開工，每年產額，有六十五萬噸。鋼廠全部開工約有三十萬噸。自然，這個數字是不足用的。現在在擬建中的有中央廣東、西北三大鍊鋼廠。假使能够迅速實現，戰時鋼鐵自給將有可能。

石油 除東北外，本部延長、甘、新、四川等處及井陘煤礦副產油合計，每年產量二千四百桶。當一〇〇、八〇〇加侖，各該地蘊藏量雖有相當多數，但在短時間內要大量生產還不可能，戰時需要，仍須外國輸入。

我們的輕金屬生產是相當豐富的，如鋅礦，年產一〇、八七〇噸，錫及銻礦一〇、七五〇噸，鉛四、八六五噸，錳二一、五〇〇噸。對我們自造飛機及高級軍器的要求是便利的。

戰時食料品，我們是可以自給的。據二十四年貿易統計，米麥及麥粉輸入，仍有一三五、九一七、三一八元。但這在戰時，因棉花的國內消費

及出口、都將大減、許多棉田都將改種穀物。如再加以政府有計劃的統制，食糧自給是不成問題的。

雖然開戰後我們可以盡力發展國內軍需生產，但有許多不能製造的及能造而不充分的，須從外國購買。上列財政步驟，有些是可以在戰爭發動的前夜實施的，實施這些財政步驟，我們就可以比照敵人的火力裝配，機械裝配，以及空軍的標準，來裝配我們自己。

除我們原是的以外，我們要從外國補充的軍火列表如下：

(本表價格係日本出品價格，歐美價格當較高些。)

件名	每件價格(單位元)	件數	總值(單位元)
重轟炸機	二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輕轟炸機	八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	八四、〇〇〇、〇〇〇

戰鬥機	七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	七三、五〇〇、〇〇〇
偵察機	六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高射炮	二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裝甲汽車	二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重坦克車	一二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輕坦克車	八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裝甲曳引車	一七、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
重炮	二八、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五六、〇〇〇、〇〇〇
山炮	五、六〇〇	二、〇〇〇	一一、二〇〇、〇〇〇
野炮	一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重機關槍	一、五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輕機關槍	六五〇	三〇〇、〇〇〇	一九五、〇〇〇、〇〇〇
防毒面具	二五	二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一、一七六、七〇〇、〇〇〇

其餘有些電信，防空用具必需從外國購買的，未列入。各種砲彈、槍彈，國內工廠可以製造的，不列入。此外我們尙需購買石油、橡皮、鋼料、化學原料及製品，爲擴充軍火工廠及原料燃料工廠。我們必需購機器，估計第一年向外購買，須二十億元。

這二十億元的支付，從我國國際收支上看，我們的出口貨值，因爲海岸線大部分被封鎖的關係，當然要減少，我們的對外貿易，向來又是入超，戰時輸入品也不能把一切非軍用而必需的刪除，我們不能希望保持出超來彌補這筆支付，可以來抵當一部分的是華僑滙款，這在平時，近年爲二億至三億，戰時，以僑胞愛祖國的熱烈，滙款當大有增加，我們很可能向英、美、法、蘇、借得外債，但第一年不借外債也未始不可支付，這二

十億元，我們假定僑胞匯款至少五億元，從現金準備支出十五億，我們還有三十億一千萬元，準備金額仍超過現行準備率。

第一年以後，我們自己軍事工業發展，我們不再需要如第一年向外購買的那麼多。我們的現金準備就是再支付十億元也不成問題，加上僑胞匯款五億，我們在第二年還能向外購買若干必需戰用品，而仍不要借外債。第三年我們依賴外國的將更少了。

還有許多問題，以及要說的話，不是這本小書所能暢談無限的。

最後、我們不要看輕了人的因素，究竟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最後的因素。我們的龐大的人數與堅強的意志戰鬥力——人的優越性，是我們勝利
的保證。

我軍的意志戰鬥力的堅強，在二二八戰爭中是表現得盡致的，尤其是

在敵軍海陸空三面圍攻之下，堅守吳淞，鐵樣地不可動搖。自然，我們並不是無條件地主張死守陣地，不過從這一個例子，可見我軍意志戰鬥力的一班。我們增強了那許多的物質的戰鬥力以後，我們的火力，機械力，已不復是劣勢，陸戰、空戰、已差不多和敵軍對等了。在物質的武器平衡之下，以我們龐大而堅強的人力，對經濟的、財政的、社會的基礎脆弱的敵軍，沒有熱力的機械人的敵軍，最後勝負的誰屬，已不待言可自明了。

八 環繞中日戰爭的國際形勢

中國本來是國際帝國主義的一塊共同的半殖民地。

從九一八事變起，日帝國主義撕毀維持均勢的九國公約，開始獨吞的步驟。在中國有特殊地位的九國公約簽字國，在本身的權益受侵害時，並未有抗議書以上的行動，只採取一個消極辦法——不承認主義。它們相信日本佔領滿洲是為取得進攻蘇聯的根據地；它們認為，縱令滿洲被獨占、它們還有中國本部可供迴旋；英美的矛盾也使它們不能採取有力的共同行動。英國當一二八戰爭前後，出兵西藏，囑令藏兵入侵西康，法國也進兵雲南。它們企圖與日本共同瓜分中國。

歲月的加深，日本吞併中國的步驟亦日益緊迫，從滿洲而熱河，從熱河而華北，天羽聲明公然宣言日本在東亞的特殊地位，悍然反對列強在中國的經濟活動，接着廣田三原則以及於去年十月南京談判，要求中政府承認保護國條款。日本要併吞全中國作為它的獨占的殖民地，殆已毫無疑問。

揹着進攻蘇聯的旗幟來進行征服中國，已成爲傻瓜皆知的秘密；希望獨占的野心家適可而止，已成絕望。準備退出？還是鬭爭？這是已經考慮過的問題。

沒有一個準備退出。英國如果退出中國，讓日本獨占，不久，就會被逼再退出太平洋，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東亞霸權是包括印度、南洋羣島、澳洲，紐絲倫在內的。美國如果退出中國。那就是讓日本獨霸太平洋，而

屈居其下；菲律賓獨立的十年猶豫，軍事根據地的保留，就是美國不肯退出西太平洋的明證。

不退，就是鬥爭，不過鬥爭方式是多樣的。

近兩年來，美國態度是單純的，它祇消極的堅持不承認主義，積極的拔足追趕，加強在中國的地位——如在航空、財政、貿易等方面，它的活躍，擴張大海軍，以作將來制服日本的準備。

英國的態度是多樣的，它的曾盡力覓取與日本妥協，想在日本手中分潤一點，然而自羅斯兩度東京以後，完全失敗。於是它在取得中國貨幣領導權以後。不願日本反對，對中國單獨借款，對華南鐵路投資的活躍，積極運動廣九粵漢的接軌，以強化在長江及華南的地位。

近來有許多事實，表現英日在中國的鬭爭的尖銳，這種鬭爭，表現於

中日外交鬭爭上的尤爲顯明。

日德協定的成立，是國際侵略強盜爲在世界和平勢力，國際正義勢力的鎮壓之下，不能自由如意，大膽放火打劫，因而必需結夥。這協定又以進攻蘇聯的面具，誘致適合它們胃口的國家加盟，輕巧的成爲它們的保護國。

它們雙方互相援助一份侵略資本，希特勒得了這一份資本，要求殖民地，侵略西班牙更要勇敢些；日本得了這份資本，它可以不用再躊躇外交的孤立，不用再顧忌站在旁邊的人，可以放手進行征服中國。

日德協定成立以後，嚴重地威脅着大英帝國，美國也以此項協定對中國的新威脅而深感不安，最近，英美對中國的抵抗侵略運動，表示深切同情。

中日戰爭開始以後，英美不會站到敵方，它們將在中立形式下，積極支持中國的抵抗，不過，它們不能支持中國到達最後的勝利，因為到達最後的勝利，中國就成為獨立、強大的中國，不再是半殖民地的中國了。它們將在敵軍疊受挫折以後，依照它們的計劃（它們在這點上是會一致的）促進雙方議和。它們也就不再支持中國了。

國際和平陣綫與侵略集團對壘的陣勢，自德協定成立以後，已展及於遠東，和平陣綫希望中國成為和平連鎖勢力的一環。在侵略者橫行暴力的時候，只有中國的積極抗戰，迎頭痛擊，才能遏止侵略集團的勃勃野心，保障世界和平。和平陣綫國家熱烈希望中國抗戰的勝利，並將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以全力支持中國抗戰到底。特別是作為和平陣綫最重要支柱的蘇聯，它是弱小民族之友，它和我們領土相接，它和我們受共同的敵

人威脅，它不能讓敵人在我們領土上取得勝利，使它自己更受嚴重的包圍。它要援助中國抗戰直到獲得最後勝利。

和平陣線國家的民衆，國聯會員國國家的民衆，全世界的公正人民，（連侵略國家在內），全世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都將起來反對侵略者，熱烈聲援中國抵抗侵略的神聖戰爭（我們的愛國抗敵運動，收穫的廣大的同情，已預告我們），全世界正義感情的發動，將變成一種普泛的實際行動，以制裁侵略者，這是充分可能的。這種想頭，在過去是怯懦者的幻想——自己沒有勇氣抵抗，而希望別人來抵抗；然而在我們的全國一致積極作英勇的抗戰時，這種想頭將成爲事實。

圍繞於中日戰爭的國際形勢，百分之九十九的國家與人民同情我們，支持我們，而支持敵人的，祇有希特勒國社黨與慕沙里尼法西斯。

國際情勢絕對有利於我們，不待言是可以樂觀的。但我們所需要的不僅是同情與可能的援助，我們更需要確定的實際有效的援助。我們有許多軍火不能製造，有些原料，燃料，戰用品，我們沒有。必須依靠外國的供給；我們或許要借外債；技術上我們需要先進國的援助。雖然我們沒有這些，也可以獨力作戰，而取得最後勝利，然而戰爭必是異常艱苦，異常重大的犧牲。

敵人已經獲得他的同盟者，加強力量來征我服們，我們的地位到今天依然是孤立。

我們必須一脚踢開敵人對於我們外交的控制，建立我們的外部聯合戰線，把同情與可能的援助化成確定的實際有效的援助。

蘇聯是可以和我們締結互助協定的，我們應發動這一路線，不但是聯

合蘇聯的友軍，並且通過這互助協定，就可與和平陣線聯結起來，而取得法國的實際支持。

對英美，我們也要進行取得具體可靠的把握，並令他們不致發生動搖。

這幾方面的最主要的迫切的外交工作，須立即求其實現。這幾項外交步驟能實現，就可能保證我們迅速的勝利。

九 我們的戰略與戰爭形勢的預測

我們有比敵軍無限優越的七百萬的正規軍和廣大的武裝民衆，我們有和敵軍差不多的武器，我們將以強度的殲滅戰開始。

我們開始的殲滅戰，在於打擊敵軍的戰鬥精神，阻止敵軍的構築防禦工事，並掃蕩他的根據地，短時間內能擊破它的主力，迅速收復失地。

在平津一帶我們將神速集中大軍，截斷它們連絡綫，突擊它們的根據地，包圍殲滅它們，在華中、華南、我們在敵軍動員出擊之前，突以陸海空軍聯合進攻，掃滅長江、湘江、閩江、珠江內敵艦，封鎖江口，阻止敵艦侵入，掃滅漢口，上海的陸戰隊除去腹心的威脅。

假使這開始的殲滅戰能够成功，我們在華中華南方面，就只要守住海岸綫，而內部完整了，這對於應付華北前綫作戰，大有利益；同時，因上海不被敵軍佔領，敵軍就不能在吳淞口外，封鎖租借地的對外交通，我們的對外交通線就不成問題。

假使這開始的殲滅戰能够成功，華北敵軍必將被逐出平津，則華北前移到山海關與察熱邊界。

假使這開始的殲滅戰不能成功，則在察哈爾省內，在保定至滄洲之間，在登萊半島上，在一二八的舊戰場，在福建省內，將展開大規模的消耗戰。不過，這所謂消耗戰，也不是單純的，消耗戰會常常發展爲殲滅戰的。消耗戰裏面，我們將兼用陣地戰與運動戰的戰術。運動戰的戰術，更是我們有利的戰術。在擴大的、變動無定的陣線上，利用我們經濟的，

地理的，天候的條件，出奇制勝。疾風樣的突擊，神出鬼沒的包抄，特別是敵軍深入內地，它是被敵意的人民包圍着，它看不見我們民衆的武裝，然而我們的有組織的武裝民衆都能出其不意，乘其無備，常常打它一個落花流水。它沒有方法維持它的交通綫，它沒有方法肅清它的後方，它將繼續不斷遭遇襲擊，包圍，它將終日終夜，得不到一點休息，疲於奔命。在這樣的情勢中，我們將又俘獲很多的彈藥、武器，給我們來打他。我們這種戰術更又消極的使敵軍的火力、毒氣，無從發揮其威力，減少我們人的犧牲，節省我們彈藥的消費。

運動戰是要與陣地戰配合、交叉用的，我們一面進行正面的陣地戰，阻止敵軍前進，同時，我們又在敵軍的側面，後方，以運動戰來攻擊，使敵軍前後受迫，進又不能，退又不得，結果是完全覆沒。

如上所說，我們的消耗戰，決不是以防守戰為主，相反的，我們是以攻擊戰為主。單純的守禦戰，是敵人來攻就回擊，敵人不來攻我們也不進攻，敵軍進攻敗退，我們也「鳴金收兵」，我們完全成爲被打者，在全部戰鬪上，我們居於被動地位，讓敵人自由選擇戰畧條件，而我們則是坐待陣線的最後粉碎，這是敗北主義的戰畧（這是一二八戰爭我們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我們的消耗戰是以進攻戰爲主，使他在華北、淞滬、福建、蔓延的陣線上，長期的戰鬪中，無數次，無量數的損失，積累成最後的萎靡，不支。

我們把我們自己的作戰計劃，大體說過了，我們再來看看敵人的計劃。

陸軍少將伊藤政之助說；

「對華作戰，以神速妥當最好。只要用現在討伐『滿洲國』匪賊的方法去對付他們，一定不會錯的。大概說來，戰爭一開始的時候，日本軍隊應該立即佔領中國重要地域。長江方面。如上海、南京、九江、武漢及其附近，黃河方面如北平、天津及其附近，山東一角，台灣對岸如福建全省重要都市，都要用陸海空軍聯合作戰方式，完全佔領，軍事上要地如杭州飛機場和漢陽兵工廠等，或佔領或炸燬，須視當時的情形而定，把這些地方佔領而後，由四面而來的中國軍隊便像蚊虻投火一樣，自然殲滅——」（見世界政治經濟情報第二輯）

我們倒不曉他「討伐『滿洲國』匪賊」究竟有什麼方法？好一個「立即佔領」，他還夢想一晝夜佔領東三省的糖果呢？一二八晚上宣布的「四小時之內解決華軍」，這個自己諷刺，竟被如此健忘！他竟不知今日的中國已非九一八時的中國，將來中國的抗戰更不僅是一二八式的抗戰了！

我們很難相信，我們開始的殲滅戰不會成功，縱令退一步說，未必完全成功，然而長江內的敵軍，可以絕對爲我們肅清，敵海軍要想再進長江攻擊沿岸都市，在我們的海陸空軍圍剿之下，等於甕中捉蠶，他的陸軍究竟能從那一方面來與海軍聯合作戰，以佔領沿江口岸？他的陸軍能飛越我們華北、山東，徐海、上海的陣線嗎？這些，只是一再自我諷刺的佳話而已。轟炸漢陽兵工廠，必須飛行六百公里以上的半徑的重轟炸機，現在敵軍似乎還沒有這樣能力的重轟炸機，即使有輕轟炸機可以執行這任務，然而飛航這樣長的敵空，對特別被防禦的目的物，究竟在犧牲若干轟炸機之後，能不能達到目的，還是一個問題呢。

我真想不出敵軍的狠處來，最後想到封鎖。

我們需要從外國取得軍火，我們必須有對外交通線。敵軍封鎖我們的

對外交通線，雖然不足以制服我們，然而足以嚴厲地打擊我們。不過，敵軍果能封鎖我們嗎？我再說一遍，很難相信，我們開始的殲滅戰不會成功。縱令退一步說，上海交通線被敵軍用內線封鎖了。可是有幾個海口，它就無法封鎖，例如九龍、廣州灣。這兩個港口可供我們利用，在英法對我們的關係上看，是沒有問題的。在我們開始的殲滅戰中，珠江內的敵艦必被肅清，珠江、廣州的安全比長江可靠。粵漢路自然不免要被敵機轟炸，但這不足以斷絕這條交通線。而且沿粵漢路，有縱橫交錯的汽車道。

此外，我們還有南北陸路的交通線，南路交通線，一個是滇越鐵路，從安南的海防直到雲南昆明，從昆明經過廣西或貴州以達湖南的粵漢路，在湘黔鐵道完成之前，汽車路可代聯絡運輸。另一條也是從安南的海防到達廣西邊境的鎮南關，從鎮南關到粵漢路的衡州，也有汽車道。北路交

通線，是從隴海鐵道的西端，接甘肅新疆汽車道，到達蘇聯的土耳其斯坦鐵道。在載重汽車所可擔負的程度內，是可以運輸種種軍需品的。

敵軍的封鎖手段，亦屬徒然。

除此而外，我再想不出敵軍的狠處來！

敵軍戰爭物資的消耗，貧乏的增長，軍心的潰敗，社會危機的發展，在歷史的實踐中，將有許多為我們所不能預料的新因素，為我們所計算不出的潛在因素，幫助推進那些增長、發展、加速侵略魔王的崩潰行程。